

嘉靖寧夏新志

重脩寧夏新誌

中華書局上海
編輯所藏

寧夏鎮誌成於弘治辛酉歲作之者
郡人卽中胡公汝礪寔大中丞曹南
王公珣之意也嘉靖己亥歲守禮叨
撫其地暇日披圖閱誌因革損益殆
相矛盾遂作而嘆曰誌成不四十年
更易如是又而人亡事訛何以考證

命督糧僉事孟公彌禮請刑科給事
中致仕郡人管公律重編不三月而
成因舊而新隨事而正政有關於大
體者不厭其煩事有益於軍民者備
記其實凡百家衆技之流舊制新設
之顛末綱分目悉且隨類附以不盡
之意該博之學經濟之才可以見矣

南澗子復作而嘆曰司馬遷以無罪
廢而學發於史子羨不見用於時而
學發於詩古今文人之厄也管子其
安命已夫特命刊木以傳嗚呼我

明億萬年無疆之休家有譜郡有誌國
有史人文兼備法制森然胡元不足
言矣漢唐宋一統之盛無如今日繼

是而往作之者非一人成之者非一
手先後同心共成良誌以備國史顧
不美歟謹稽手頤首以贅於簡端云

嘉靖庚子歲秋八月吉旦

欽差巡撫寧夏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晉蒲南澗子楊守禮識

寧夏新志序

志書一方之史也所以傳紀載便歷覽使人得以觀感於前而興起於後關係攸大豈曰小補之哉寧夏當陝右西北三邊其一重鎮也遠在河外本古戎夷之地歷代來叛服不常入我

聖朝混一寰宇尺天寸土盡歸職方兵燹之後圖志無可考者宣德中

潘府慶靖王問學宏深好古博雅創編寧夏一志

到今七十餘年事多不叢蓋前無所傳後無所繼故耳弘治己未予奉

命巡撫是方經理邊備之餘考古遺蹟漫無足徵病之恒歎以爲缺典會鎮人地官郎中胡公良弼丁外艱家居乃託之重爲纂脩胡公博學多識慨然考經史參舊志詢之裨官故老采以金石之文諸家之說古今事有關於地方者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物收錄無遺不逾年而成書爲類若干

爲目若干釐爲墨手卷用心勤且勞矣予惟圖經
其乘也遠周禮有職方圖漢有郡國志唐有十道
圖宋有九域志肆惟我

朝有大明一統志至於一省一郡一邑亦各有志是
知志者世之大典不可闕亦不可畧不闕不畧凡
沿革廢置可得而識山川地理可得而考風俗物
產可得而知城郭疆域藩封關隘橋梁軍壘祠廟
學校人物貞烈文獻宦蹟事事物物亦可得而徵

且寧夏地方千里有中路有東路有西路雖古夷
域亦實雍州之地然自秦歷漢逮唐郡國其地舊
矣左黃河右賀蘭山川形勝魚鹽水利在在有之
人生其間豪傑挺出後先相望者濟濟况今靈州
之建靖虜渠之開利遠亦博且遠矣誠今昔勝槩
之地塞北一小江南也圖志之作豈可少哉是志
也不傷煩不傷簡詳畧適宜去取攸當開卷一覽
寧夏千百年已然之迹殆不出戶庭瞭然於心目

間嗚呼感興也嗣是而有作焉推廣附益使前布傳而後有繼又不能無望於有道之君子

弘治十四年辛酉夏四月吉旦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曹南玉識

寧夏新志目錄

卷之一

寧夏總鎮 建置沿革 郡名 形勝

風俗

山川

關隘 邊防

水利

橋渡

街坊

物產

土貢

封建

王府

公署

五衛

南路守備

北路守備

卷之二

壇壝祠祀

宦蹟

人物

選舉

武階

忠孝節義

技能

仙釋

祥異

寺觀

遊觀

景致

古蹟

俘捷

陵墓

卷之三

中路靈州 五馬驛遞

常州

西路中衛 廣武營

鳴沙州

東路後衛

興武營

鐵柱泉

卷之四

沿革考證

卷之五

赫連夏考證

卷之六

拓跋夏考證

卷之七

寧夏文苑志

詩

卷之八

寧夏文苑志文

委官百户高選

賛錄生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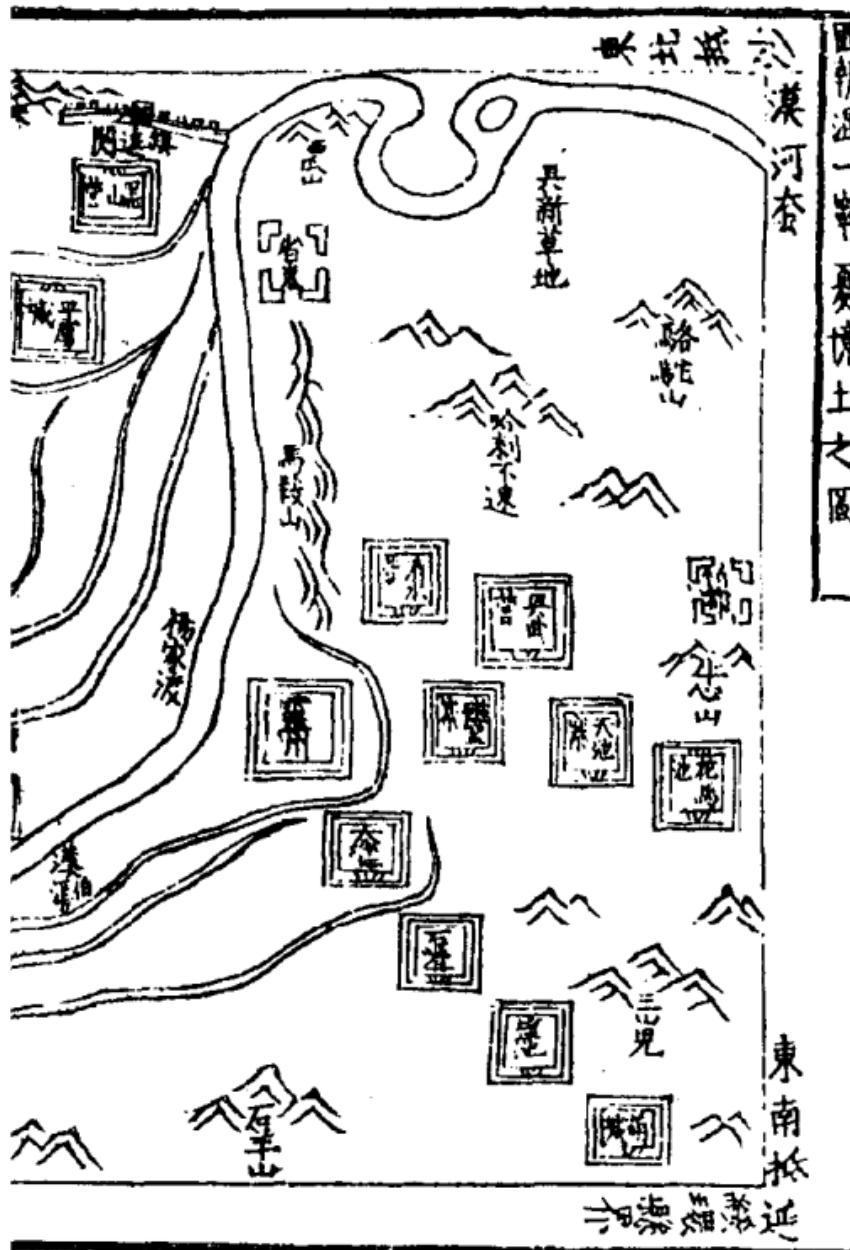
嚴禮
張錦

穆有
周憲

張儒
姬世臣

識字品調元

國朝混一華夏境土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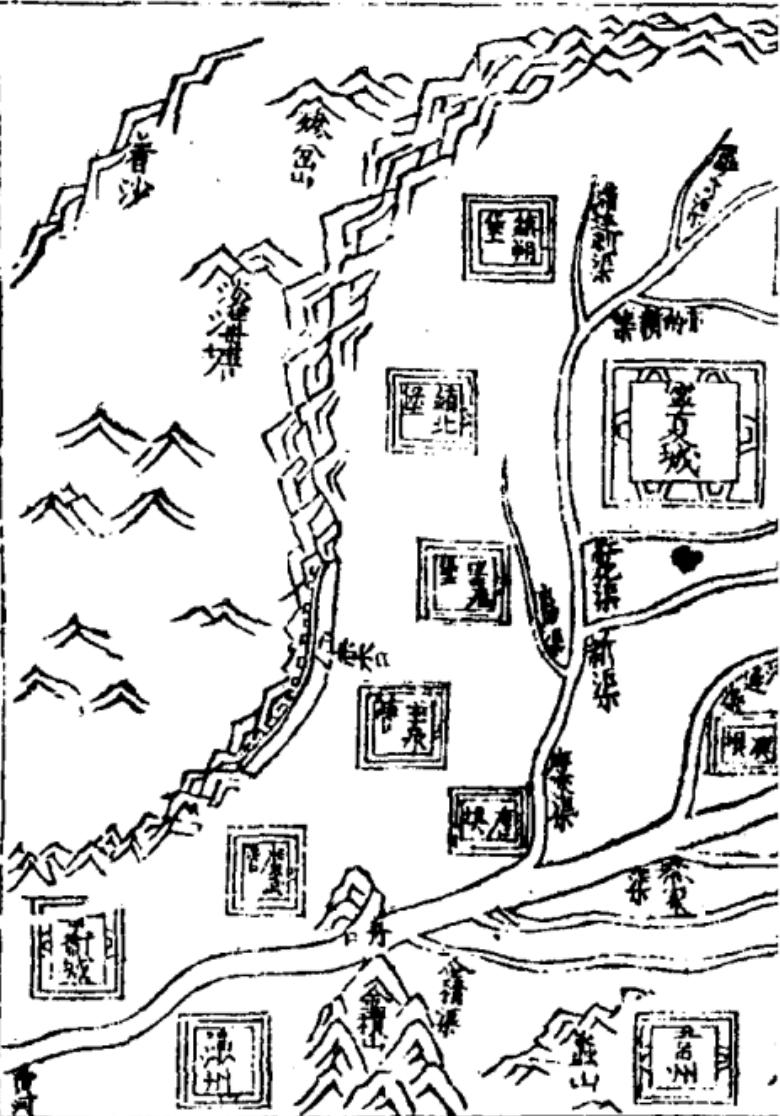


沙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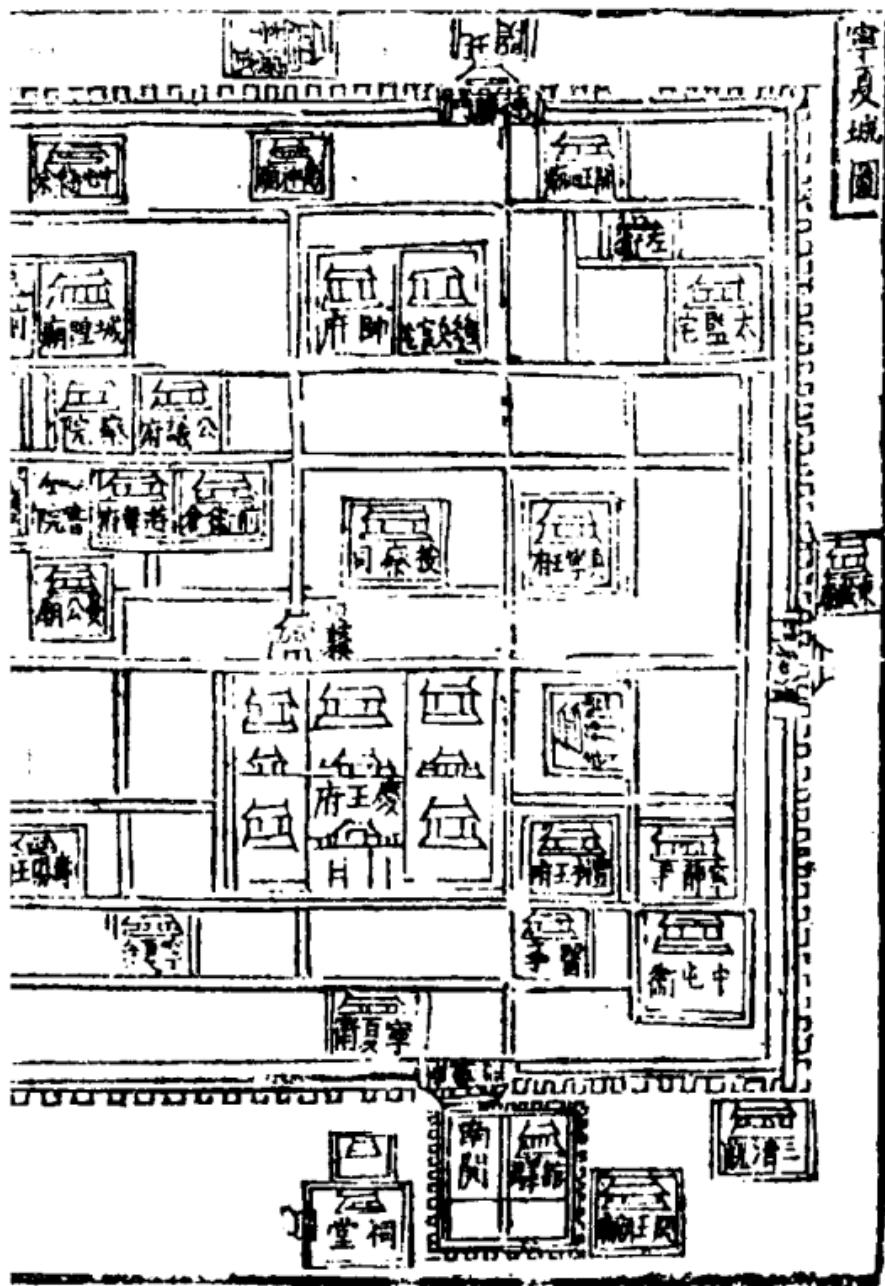
沙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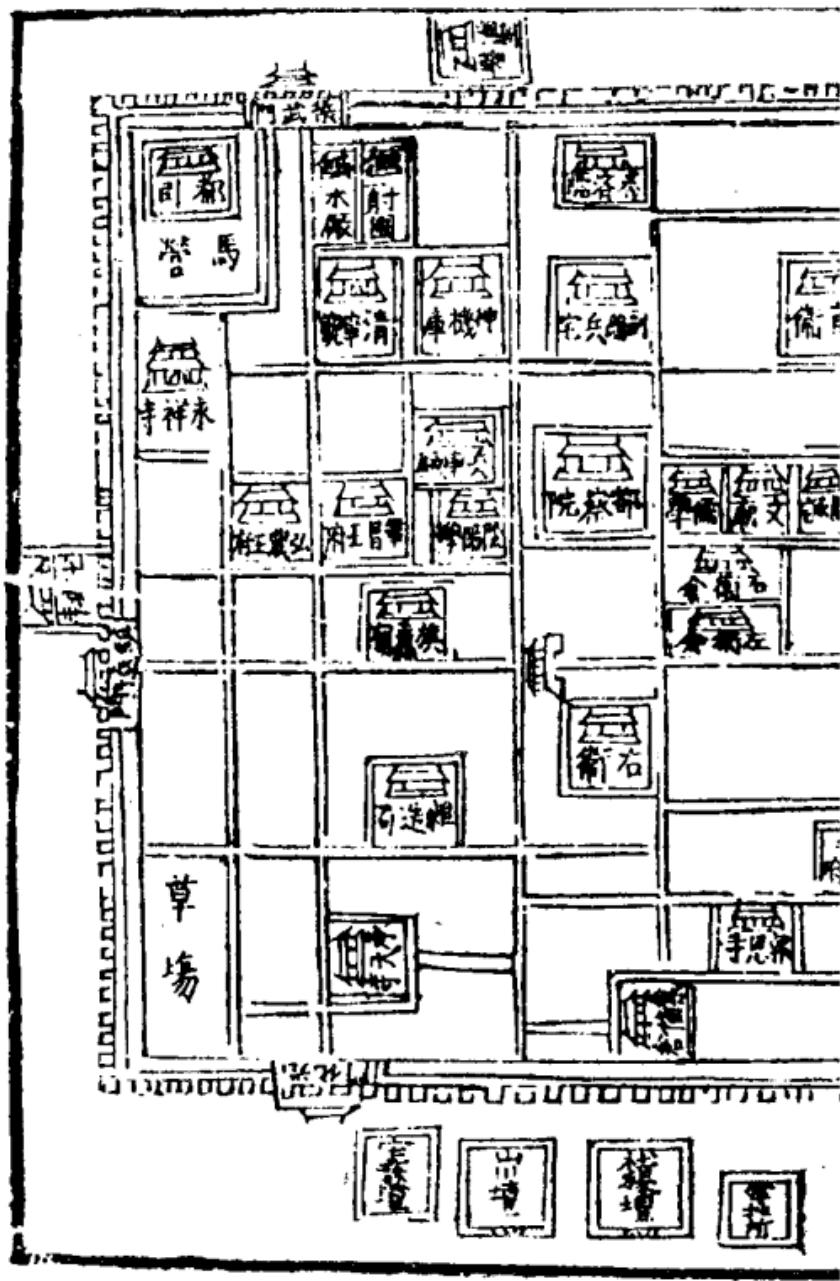
蒙古高原

蒙古高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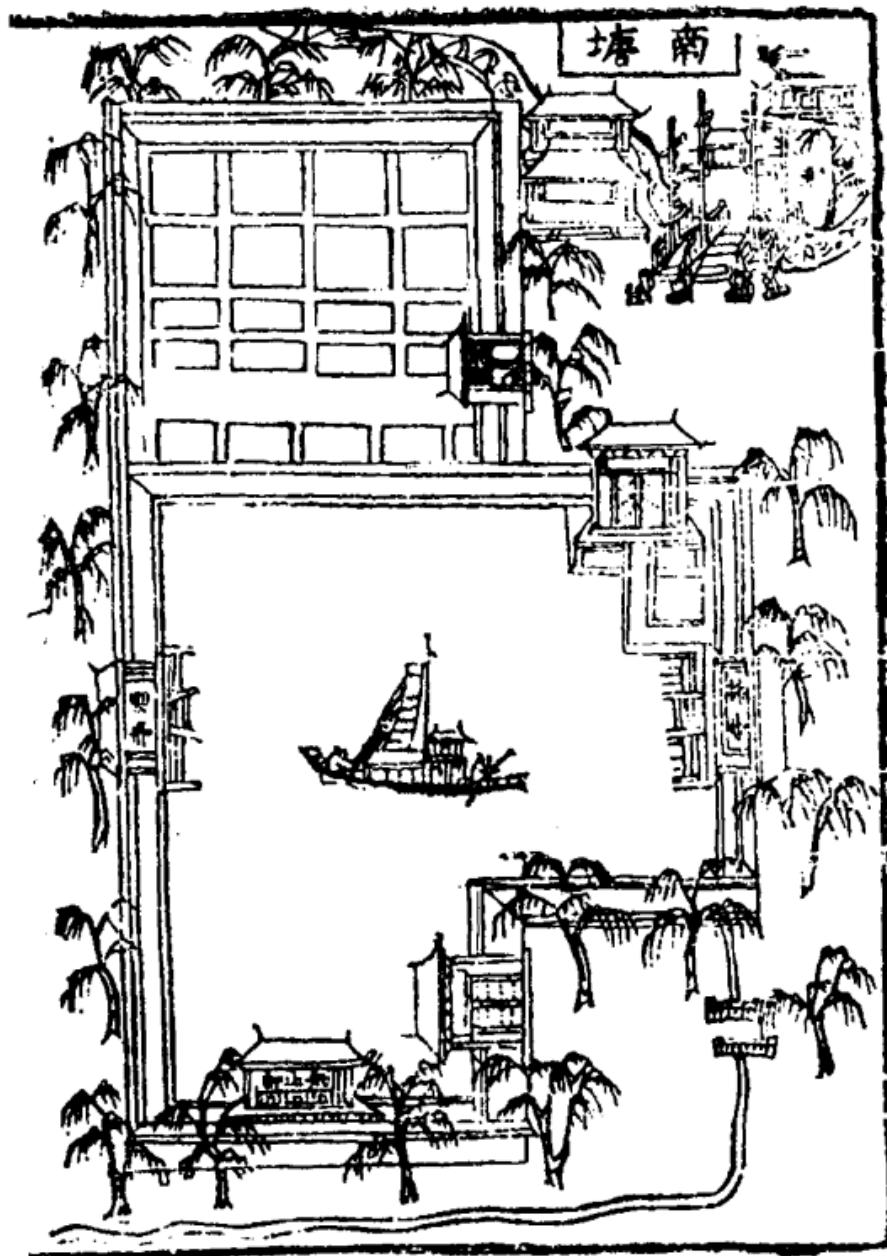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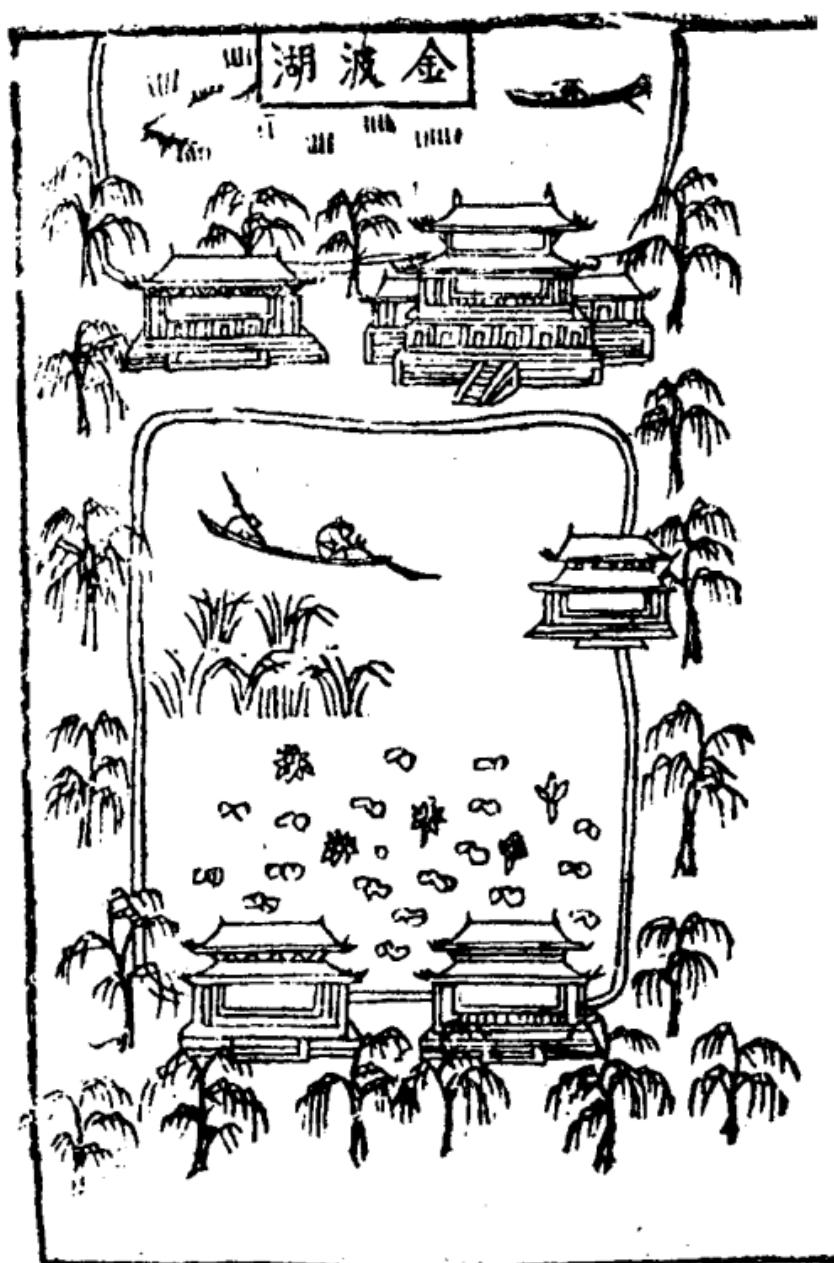
寧夏城圖





南塘





寧夏新志卷之一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戶部郎中鎮人胡汝礪 編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陝西按察司僉事中州李端澄 校

賜同進士出身徵仕郎刑科給事中門人管 律重脩

賜同進士出身奉政大夫陝西按察司僉事澤州孟 霽重校

寧夏總鎮

東至省嵬墩外境二百里 西至賀蘭山
外境一百里 南至慶陽府界三百六十里
北至西爪山外境二百九十里 東南至延綫

界三百五十里 西南至固原衛界四百里 至京
師三千六百四十里至南京三千八百四十里

建置沿革禹貢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以其居秦之西偏兼得尾柳斗樞春秋時羌戎所居秦為上郡地後匈奴並有之漢武帝元朔二年命衛青取河南地為朔方郡後漢因之晉亦為朔方郡晉亂姚興以赫連勃勃為安北將軍鎮朔方遂僭稱天王建都於此後魏置夏州西魏置弘化郡後周改懷遠郡隋開皇三年郡廢隸靈州為懷遠縣迄大業復為朔方郡尋改為夏州或又為朔方郡屬關

內道領縣三唐隸靈州仍為懷遠縣貞觀三年拓
跋赤辭以其地來歸賜姓李中和初拓跋思恭討
黃巢有功復賜李姓鎮夏州世有其地宋貞宗景
德間其五世孫德明欽寨內附假以本道節制始
自夏州遷懷遠鎮改為興州居之今之鎮城是也
元昊陞州為興慶府又改為中興府遂為夏都與
宋延慶涇原分界元太祖滅夏城遂空世祖立寧
夏中興等路行尚書省又置寧夏路總管府成宗

并入甘肃行省元末復置行省 國初立寧夏府
洪武五年廢徙其民於陝西九年命長興侯耿炳
文第耿忠為指揮立寧夏衛隸陝西都司徙五方
之人實之後增寧夏前衛寧夏左屯右屯中屯為
五衛尋并中屯於左右二衛為四衛洪武二十四
年辛未封 宗室慶藩自慶陽徙常州以居至
三十五年辛巳徙寧夏置中護衛為扈從正德五
年庚午改中護為中屯仍為五衛城寃德明所遷

之故址也週迴一十八里東西倍於南北相傳以為人形元兵滅夏攻廢之已而修設省治元末寇賊侵擾人不安居哈耳把台參政以其難守棄其西半脩築東偏高三丈五尺洪武初立衛因之正統間以生齒繁衆復修築其西棄之半即今所謂新城是也並甃以磚石故城四角皆剗削以示不滿之意脩築歲久非其舊制今但存其東北一角城門六東曰清和上建清和樓西曰鎮遠上建鎮

遠樓南曰南薰上建南薰樓南薰之西曰光化上
建光化樓北曰德勝上建德勝樓德勝之西曰振
武上建振武樓樓皆壯麗其在四角者尤雄偉工
絕池濶十丈水四時不竭產魚鮮菰蒲

郡名

朔方

漢名唐皇甫冉送太常大夫散騎常侍赴朔方詩故壘烟塵促新軍河塞間金

貂寵

漢將王節度蕭關散漫沙中雪依稀漠口山人知賈車騎計日勒銘還

後周

懷遠

名

賀蘭

以山名

西夏

夏國舊稱巡撫都御史南澗楊公守禮詩夷夏中分此地雄河山千

里鎮西東前朝

水利崇民利盛代文風變虜風遠

近戍樓烽火競往來征鴈古今同何時迅掃胡塵

遠

淨勒石燕
然第一功

形勝

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

赫連夏
京都頌

左距豐勝右帶蘭會

舊志

黃河遶其東賀蘭聳其西

西北以山為固東南以河為險

俱一統志

黃河襟帶東

南據蘭蹲跱西北

靖王八景詩序

背山面河四塞險固

士彭時西據賀蘭之雄東據黃河之險

吏部尚書桂萼天下

圖本論按本論謂陝西三邊惟寧夏西據賀蘭之

雄東據黃河之險其為備也甚易此但論其形勝

爾近年以來虜浮洪濤而西渡視黃河猶坦途逐水草而轉徙依賀蘭為勍穴東西戒嚴無時少緩

為備實難於諸邊必如時所謂背山面河四塞險
固中國有之足以禦外夷外夷竊之足以抗中國
其確論哉茲曰為備也甚易是忽之矣忽之則患
將至矣患至而思弭之又孰其為力耶故曰守在
德不在險

兵部員外郎駱用卿詩

塞北江南幾

今古登臨風物落

詩邊山長西北雲藏寺河曲東

南水接天元昊霸圖唯破

碣赫連荒壘只秋烟今

逢四海為家日笑聽陴樓起謳絃

又有山形西限

今夷夏渠利中分古漢唐之句

提學副使李遜

學詩一帶山河萬里墻華夷天限

陽封疆樓高有

客籌邊計戈偃無人吊戰場

壁壘春深抽草莽關

原日落牛羊我來幸

遇昇平樂倚馬尋詩遍朔

方

風俗篤信機鬼尚詛呪

宋史夏國傳彊梗尚氣重然諾

敢戰鬪

金史夏國贊

雜五尚詩書攻詞翰志舊重耕牧

閑禮義

新志競財用

寧夏自正德迄今服食以靡麗相

艱茲以五谷糶販而為之害

有益作無益實非邊

鎮所宜巡撫都御史楊守禮惡其清薄而深憂遠

慮故諭之以德言禁之以憲

法人樂從於雅澹君子備之

山川

賀蘭山

在城西六十里峯巒蒼翠崖壁險削延亘五百餘里邊防倚以為固上有

頽寺百餘所并元吳故宮遺址自來為居人畋獵

之場弘治八年醜虜為患遂奏禁之然未禁

之前其患尚少既禁之後而患愈多何也蓋樵牧

之人依窮巖絕壁結草廬畜鷄犬虜騎乘夜而入

鷄犬鳴吠達於瞭臺烽砲即舉每每兵至山麓虜

方進境扼之無所掠矣或聞砲即回禁後止以瞭

臺為恃風雨晦冥耳目皆所不及往往獲利出境
始覺是故患益滋矣說者或謂林木採盡恐通入
寇之路殊不知木皆產於懸崖峻嶺之間非虜騎
之所至者使林木可以遏寇豈特嚴於禁止尤宜
勤於栽植

唐常蟾送盧藩詩

賀蘭山下果園成

塞北

江南

舊有

名水

木萬象

朱戶

暗弓刀千騎鐵

衣明心源落落堪為將膽氣堂堂合用兵却使六

蕃子弟馬前不信是書生

元貢泰父蘭山圖

詩太陰為峯雪為瀑萬里西來一方玉

莎羅模山

使君坐對蘭山圖不數江南衆山綠

城西南一百里近賀蘭山之靈武口

水自地湧出舊有龍王祠禱旱多應

峽口山城西

百四十里兩山相夾黃河經其間古名青銅峽有

古塔一百八

宋張舜民詩

青銅

峽裏

常州路十

沙似雪憑君莫上望鄉臺

省嵬山

十里過黃河

去從軍

九不回

白骨似沙

憑君莫上

望鄉臺

城東北一百四

黃草山

城北二百二十里
其上草色多黃

石嘴山

城東北二百里
突出如嘴黑

山

城東北二百里賀蘭東北尾也其形如虎踞下飲黃河亦一亢隘也

西瓜山

城北二百里突厥也

八十

麥梁山

城東北三百里俱以形似名

快活林

在城西十餘里豐水草可

八百

黃河

自蘭會來經中衛入峽口經鎮城東北而

九百

中界由延綏折入關中因有河套之地

安塞王

詩百

折洪波萬里秋天潢宛轉是同儔青青烟草

一千

汀洲

合滾滾魚龍日夜浮嘉瑞已為當代應濁流

二千

還帶昔人愁澄清本亦吾徒事便欲崑崙頂上遊

三千

黑水河

在城東南蕃名哈刺兀速西流注于黃河

三塔湖

在城東北三十里高

臺寺湖

在城東十五里

巽湖

在城東南十五里

觀音湖

在城西北九十三里

賀蘭山大月湖在城北三十五里以形似名

安塞王

詩浩蕩煙波玉一灣孤村相映綠楊間數行沙鳥衝人起一葉漁舟艤岸闊天際遠山橫翠靄隄旁野潦心紅管客懷吟思殊煖泉在城西北八十里

沙湖城

東二靖虜渠元昊廢渠也舊名李王渠南北長三十里百餘里弘治十三年巡撫都御史王珣奏開之以更今名一以絕虜寇一以興水利但石堅不可鑿沙深不可濬財耗力困竟不能成仍為廢渠

關隘

鎮遠關

在平虜城北八十里寔寧夏北境極要之地關南僅五里是為黑山營倉

場皆備弘治以前撥官軍更番哨守為平虜之遮正德初因各處征調輪撥不敷遂棄之致虜出沒

無忌甚或旬月駐牧滋平虜之患日深鎮遠關自不能守柳門等墩自不能瞭平虜之勢遂至孤立寧夏北境半為虜有苟失平虜則無寧夏無寧夏則無平固無平固則關中騷動漸及於內地患不可量矣求之安之計先湏修打磧口為復鎮遠關之漸次修鎮遠關為復黑山營之漸不然而是垣戶不設設思堂寢之安庸可得乎垣戶一固則沿河沿山墩臺易守而耳目自明地方有賴議者皆以為然柰無實意以行之者巡撫都御史楊守禮總兵官任傑躬親閱視悉謂弊端志在修復柰資費人力弗濟其志是在司國計者決其進取何如黃草坡口野馬川口打磧口在平虜城西北沿山諸口雖通虜騎尚有碍打磧舊有三關自正德五年以來漸至頽圯套虜由東而西則取捷徑於此口以出由西而東則

取捷徑於此口以入迄嘉靖十年築新墻為界虜
益視為已有平虜官兵力漸難支居人業漸不振
補缺塞蹕必如赤木口之為備斯可以善其後
巡撫都御史楊守禮入口詩打磧古塞黃塵合
馬登臨亦壯哉雲逗旌旗春草淡風清鼓吹野烟
開山川設險何年廢文武提兵今日來收拾邊疆
歸一統慚無愧韓范濟時才阿武坡口刺灘口
大水口小水口宿嵬口新開口賀蘭口塔峽口
西番口拜寺口

安塞王詩風前臨眺豁吟眸萬馬騰驟勢
轉悠戈甲氣銷山色在綺羅人去輦痕留
文殊有數存遺址拜寺無僧詣舊遊鎮北口
紫塞正憐同畧盡可堪回首暮空稠

吉口

黃峽口

滾鍾口

金塔口

赤木口

平巒

盤谷無高岡壘嶂之險虜冠銀鑛甘涼出沒取為
捷徑數遺重患居人不能安於牧藝總制尚書劉
天和會先任巡撫都御史吳鏗疏請發內帑築關
為備已而人畏其難幾至中止識者憂之都御史
楊守禮總兵官任傑志同議協力任其事料理處
分悉有成筭行倉事孟霧委都指揮呂仲良董厥
役遊擊將軍傅鍾防於外副總兵陶希臯防於內
各慎厥事巡撫公又躬自撫撈是以子來趨役六
旬而功就築牆剗山隨其勢之所宜雖悍虜萬騎
不過仰視而已百年難成之業一旦成之邊人倚
以為固然履危蹈險一歲兩至其山自有巡撫以
來邊人未之見也忠於謀國即是可以徵矣公有
詩曉登赤木口萬壑怒生風良馬猶驚險裏身欲
墮空籌邊不計苦淨虜豈言功沙裏三杯酒出山

見月東至六月又入山

撈士詩肩暑巡行不憚難

籌邊為國敢偷安

蚊虻撲面孤臣血烽火驚心

月寒占塞山靈

送雨高城雲爽暫停鞍君王自

有南風調萬里烟塵

一望殘是日夕風雨大作

新築城

有敵樓假以暫憇故云又山中夜坐詩絕

塞通胡地孤臣夜坐時

閑雲歸岫遠新月上山遲

據險重關因勒名萬里奇不湏愁老大忠孝是男

兒僉事孟虧犒軍入口詩出塞橫霜戟驅兵伏虎

臣蘭山含積雪五月未知春鐵馬衝風疾

雲旗耀日新登高眺朔漠萬里絕胡塵磨石

獨樹兒口乾溝兒口山嘴兒口雙山北口

雙山南口靈武口林泉口哈刺木口

破石口

邊防 河東牆

自黃沙嘴起至花馬池止長三百八十七里成化十年都御史余子俊奏

築巡撫

都御史徐廷章總兵官范瑾力舉而成之

傳釗詩危垣迢遞枕雄邊

勢壓金城鐵壁堅

中國有憑堪保障外夷無計可踰穿英公才大難

同駕道濟謀深未許肩不

是肩山豪傑出誰能經

始向深清高壘

自橫城起至花馬池止長三百六

當年嘉靖十年總制尚書王瓊棄

其所謂河東牆而改道之者夫重關疊險用以禦

寇其為計實密亦防邊之要策也商旅游行循溝

壘而不受驚張之虞就曰不宜但舊牆勢不可棄

據余子俊始設之意蓋不專於扼塞而已謂虜逐

水草以為生者故凡草茂之地築之於內使虜絕

牧沙磧之地築之於外使虜不廬是故去邊遠而

為患有常苟存之亦如雲中大邊小邊之設藩籬

益厚夫豈不可今盡棄之有深畧者恐未為然蓋

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棄之而有餘矣其在興武
營者以其土沙相半不堪保障十六年總制尚書
劉天和沿邊内外挑壕堑各一道長五十三
里二分深一丈五尺闊一丈八尺人斯有恃

西南墻

自雙山南起至廣武界止長一百餘里

巡撫都御史賈俊奏築今圯壞不堪

城

水利 漢延渠

唐來渠

拓拔氏據西夏已有此二渠資其富強迄元世祖至

元元年藁城人董文用為西夏中興等路行省即中始復開漢延唐來秦家等渠墾水田授民尋以渾都海兵亂渠復淤塞張文謙薦邢臺人郭守敬為河渠提舉因舊謀新更立肺堰渠復通夏人利之逮今兩堤橋梁尚其遺製工作甚精洪武立寧夏衛因之漢渠自峽口之東鑿引河流遠城東遠流而北餘波仍入於河延系二百五十里其支流底口大小三百六十九處唐渠自漢渠口之西鑿

引河流遼城西逶迤而北餘波亦入於河延至四百里其支流陡口大小八百八處每歲春三月發軍丁修治之所費不貲四月初開水北澑其分灌之法自下流而上官為封禁修治少不如法則水利不行田涸而民困矣公私無所倚此寧夏恃以為重者實二渠為然巡撫都御史楊守禮有觀兩堤詩閘分天上水工自古人奇農畝沾春潤魚舟待月遲漢唐能保障天地亦何私愧觀風客年年注鐵渠城西南北流與唐意時鐵渠同口而異閘新渠在城南遼東北

紅花渠

抱城南門東門而流唐渠之支

良田渠

在城西北唐渠之支

滿答

刺渠

在城西北唐渠之支

五道渠

城東東流漢渠之支

東南小渠

引紅花渠飛槽跨壕入舊城內

西南小渠

引唐渠飛槽跨壕入新城西南

西北

小渠

引唐宋渠飛槽勝
壕入新城西北

橋渡

紅花橋

赤欄橋

俱清和永通橋

南薰門外以上三橋

俱跨

紅花渠

永通橋

記橋距夏城之南僅里許

舊名求通相傳創自

國初惜作者無文字可稽

前人疏

黃河水灌田

分派其下即紅花渠是也厥

地勢就卑每夏秋之交加以流潦激濺與路傍明

水湖混為巨匯舊以土木架梁不任浸漫尋就傾

圮經行甚病之且歲歲而修之糜費不貲蓋徒勞

而無益於事也成化乙巳余奉

命巡撫寧夏日

激乃弊亟圖易以石為經久計適饑饉荐臻邊事

孔殷欲為而未暇也越丁未歲既熟邊方亦無事

一日余與欽差鎮守太監常公敬前總兵官周

公玉副總兵官劉公文議及修橋事僉謂鎮之迎

制勅出軍旅因民作息咸由於斯誠地方急務不

制勅出軍旅因民作息咸由於斯誠地方急務不

可役者且力贊余遂成之余亦自度其可為也爰
命工調役鑿石鑄金煉灰刊木券砌一大空上分
為三衢界以石檻柱端飾以小石獅三十有二兩
未各翼大石獅八南北長五丈廣稱之高下裁其
半橋之南構坊牌三檻上榜以金字二曰迎恩中
扁墨字三曰永通橋牌之南與土墊路隨其地而
高下之障湖水於道右以工料計總費若干緡皆
余區畫下人不知而料已辦餘力不勞而工已畢
蓋始事於是歲三月之戊申落成於八月之丙戌
也是日常公偕余輩往觀其穹窿偃伏如虹卧波
橋之隱隱然也丹碧騰輝巧競售牌之巍巍然
也又楊柳夾堤問道如砥湖水浩浩然也規模實
盛氣象雄偉克稱大鎮視昔不同矣縱觀久之心
曠神怡咸為余慶曰地因人而盛古人不作無益
是舉非獨壯觀過庭快便徃來其計畫久遠殆將
閑古今而無壞利益距有窮乎余謂此誠急務考

諸古在孟子王政之一端徵諸今在憲綱之六事
但其興廢雖在人而亦似乎有時與數也天下事
否極則泰來寧夏本戎狄之地歷秦漢宋其間霸
而王僭而帝稱帥稱守經幾何人境內曾未見一
石梁而遺之蓋當時人文未大開風教未全備百
廢未盡舉草莽編髮之徒假名器而據非其有僥
倖居諸無恠乎缺於此耳固人也亦時也數也肆
我皇明掃胡元之陋習揭日月之中天人文聲
教宣布中外興滅舉廢罔有缺典皇上中興而
神化之敬天勤民益篤前烈治平之盛足以並
驅二帝三王非後世可比而橋梁一事天下有司
每歲秋餘未及理則先事於此內臺風憲在外藩
臬案行部屬亦以此督之隆冬寒沴民不病涉者
百年於茲固否極則泰也寧夏為西北大藩疆宇
城池甲仗府庫又非昔比而求通橋不作之於前
代創始於國朝而又完義於今日則夫時而歟

者其有待也若夫利益無窮因人而盛則又
家治平之效諸公贊襄之力於余何有焉嗚呼今

之議昔亦猶後之議今而今而後凡我同志幸相
繼而修葺之庶斯橋之求永也以其時考之則可

數不足道也

都寧化寨橋

社稷橋

賀蘭橋

新立橋

站馬橋

天生橋

俱跨唐

官橋

去城西

南四十

里通濟橋

去城東十里俱跨漢延渠者

昌寧橋

去城南

八里

酒店橋

去城西南十八

里俱跨新渠者

吳筆橋

郭陽橋

俱跨良田渠者

街坊市集

熙春

泰和

咸寧

里仁

南薰

平善

九胡麻糟糠雜物皆集於此

毓秀

抵新燕樓九蘇杭雜貨魚肉瓜菜五穀皆集於此

此感應

凡布帛皆集於此

清和

九菓品貨皆集於此

山絃

頭料熱筆皆集於此

脩文

樂善

廣和

備武

澄清

積善

衆安

寧

朔永康

崇義鎮安

慕義

效忠

遵化

養賢

育材

肅清

鎮靖

凝和

以上諸坊凡市猪羊肉者

各隨便

求春

迎薰

挹蘭

靖虜以上四坊在新城大街凡

有之
廩馬猪羊
皆市於此

物產

鉛礮

俱賀蘭山出

鐵

麥梁山出

鹽

地生

麻碧琪馮牙鱉紅

花藍靛錢鐵器物

以上貨類

稻穀稷大麥小麥豌豆黑

豆青豆胡麻林青裸茶豆黍穀穀類薔薇石竹金

盡鳳仙珍珠鷄冠玉簪萱草菊荷戎葵聖粟寶像

百合

以上花類

杏桃李梨花紅白沙桑椹子菱林檎藕

葡萄棗柰秋子櫻桃沙棗

以上果類

松柏樟椿白楊榆

榔檉梧

以上木類

芥芹葱蒜韭胡蘿蔔白蘿蔔波菜葫

蘆筍達芫荽萐蕡白萊菔西瓜絲瓜黃瓜冬瓜

白菜瓜瓠茄蓮

以上菜類

旋葵枸杞木瓜甘草葶苈地

骨皮三稜紫蘇苦參茴香知母菖蒲青鹽鎖陽薄

荷寒水石青木香

以上藥類

馬駝牛羊驢驢驥

豬鹿野豕

兔羆狐狸苗鼠黃羊

以上畜類

鷄鵝鴨

禽類

鮑鯉鮎

白魚

以上鱗類

土貢 唐夏州貢氈角弓拒霜齊靈州貢紅藍甘草
旋葵代赭白膠青蟲鷓鴣白羽麝野馬鹿革馬豬
黃吉莫鞚氈庫利赤檻馬策印蓋黃牛臆

國朝歲貢紅花馬

任土作貢王制之常豈以厲民但馬之為貢猶易為力惟紅花歲役

數千夫始竟其事所貢止五百斤其纖染之資固不藉此而足人實不勝其困嘉靖元年給事中張

猶悉其弊奏止之

迄今人以為便

封建

宗室

慶王名楠

太祖高皇帝第十六子建國於夏金鑄慶王之寶金

冊

附文曰維洪武二十四年歲次辛未四月戊午
冊朝十三日庚午

父皇制曰昔君天下者祿及

有德貴子必王此人之事耳然居位受福國于一方
尤簡在帝心第十六子楠今命爾為慶王分茅

胙土豈易事哉朕起自農民與群雄並驩難苦百
端志在奉天祀饗神祇張皇師旅伐罪救民時

刻弗怠以成大業今爾固其國者當敬
心不可踰禮以祀其宗社山川依時饗之謹兵衛
恤下民必盡其道於職勤民奉天藩輔帝室允執厥中則永膺多福體朕訓言尚其慎之謚曰靖

置中護衛官吏印信如制旗軍五千六百名儀衛司印一

顆儀正副各一員 典仗十員印十顆校尉一千一百二十

名承奉司印一顆承奉正副各一員 內典寶

內典膳 典服 門官正副各一員 內使 長

史司印一顆起馬符驗一道左右長史各一員

甲軍五典簿一員 教授一員 伴讀一員 典

十名

寶所印一顆典寶一員 紀善所印一顆紀善二

員 良醫所印一顆良醫正副各一員 審理所

印一顆審理正副各一員 工正所印一顆工正

副各一員

匠三百六十名

典膳所印一顆典膳一員 典

儀所印一顆典儀一員 引禮舍人一員 奉祠

所印一顆奉祠一員 典樂一員 廣濟庫大使

一員 廣濟倉大使一員 麗春院

樂工二十七戶

慶靖王長子名秩煃封世子金鑄慶王世子之寶

進封慶王謚曰康

次名秩熒封真寧王銀鑄塗金真寧郡王之印謚

曰莊惠 置教授所印一顆教授一員 典膳所

印一顆典膳一員 典仗一員

校尉一百名分於慶
府十典仗之內者

次名秩熒封安化王銀鑄塗金安化郡王之印謚

惠懿 置教授所印一顆教授一員 典膳所印

一顆典膳一員

次名秩熒封安塞王謚宣靖

今絕

康王長子名遂璽初封平涼王進封慶王謚曰懷

絕

次名遂墀初封岐陽王以懷王絕進封慶王謚曰

莊

次名遂塊封弘農王銀鑄金弘農郡王之印謚

曰安僖 置教授所印一顆教授一員 典膳所

印一顆典膳一員

侍從人抽選於中護衛司三丁之一者

次名遂塊封豐林王銀鑄金豐林郡王之印

置教授所印一顆教授一員 典膳所印一顆典

膳一員

侍從人撥之於中屯衛者

莊王長子名寔鑒初封洛郊王進封慶王謚曰恭次

名寔鉶封鞏昌王銀鑄塗金鞏昌郡王之印置

教授所印一顆教授一員 典膳所印一顆典膳

一員

侍從人改撥岐陽
王之舊所選者

恭王長子名台宏封慶王

今以事革爵為庶人

次名台濬封壽

陽王銀鑄塗金壽陽郡王之印 置教授所印一

顆教授一員 典膳所印一顆典膳一員

侍從人撥之於

中屯衛者軍十
名餘丁二十名

慶姁人台涉三子長鼎欖封世子代管府事金鑄慶
世子之寶次鼎欖封桐鄉王銀鑄塗金桐鄉郡
王之印 置教授所印一顆教授一員 典膳所

印一顆典膳一員

侍從人撥之於中屯衛者軍餘二十四名

次鼎欖封延川王銀鑄塗金延川郡王之印 置
教授所印一顆教授一員 典膳所印一顆典膳

一員

侍從人撥之於中屯衛者軍餘二十四名

壽陽王合濬二子長真錫襲封壽陽王次真招封
鎮國將軍

真寧莊惠王二子長遂淳襲封真寧王謚曰康簡次
遂坤封鎮國將軍

康簡王三子長寘鐸襲封真寧王謚曰溫穆次寘
鍾寘鋗並封鎮國將軍

溫穆王二子長台淳襲封真寧王謚曰榮僖次台
汪封鎮國將軍

榮僖王三子長鼐禪襲封真寧王次鼐柵鼐柵並

封鎮國將軍

真寧王鼐禪二子長名倪炤次名倪剗

台汪三子長鼐禪封輔國將軍次鼐柵鼐柵俱

未封

鎮國將軍寘鍾子台泡封輔國將軍

鎮國將軍寘鍋子台滋封輔國將軍

鎮國將軍遂坤五子長寘鍋次寘鍾寘鍤寘鑿

鎰並封輔國將軍

寘鍋三子長台濃次台瀾台浩並封奉國將軍
寘鉅一子台灋封奉國將軍

輔國將軍台滋一子鼐梓封奉國將軍

奉國將軍台灋一子鼐封鎮國中尉

奉國將軍台濃一子鼐封鎮國中尉

安化惠懿王子遂_{惠懿}封鎮國將軍追贈恭和王

王在

位故受封鎮國將軍未襲即薨及其子寘鎰襲爵始得追贈為恭和王

恭和王三子長賓鑄襲封安化王正德五年作變削

其屬籍次賓鑄封鎮國將軍次賓鎬封輔國將軍

鎮國將軍賓鑄四子長台潛次台漳台源並封奉

國將軍次台濂封輔國將軍

恭和王為鎮國將軍時其子鑄受封輔國將軍及

將軍故台潛台漳台源受封奉國將軍及
鑄轉鎮國將軍故台源得受封輔國將軍

台潛子鼒封鎮國中尉鼒二子長俛熒次俛

熒並封輔國中尉台漳子鼒封鎮國中尉

奉國將軍賓鎬三子長台淙次台洽台濶並封奉

國將軍台淳三子長鼎榆次鼎粢鼎樽並封鎮國中尉

弘農安僖王三子長寘鑪襲封弘農王謚榮惠次寘
銘寘鏐並封鎮國將軍

榮惠王長子台淳襲封弘農王次台淳封鎮國將軍
台淳四子長賜名鼎淳次鼎树鼎楨一幼未賜名
台淳子鼎杪封輔國將軍

鎮國將軍寘銘三子台灝台汎台涓並封輔國將

軍台瀨三子長齊林封奉國將軍餘幼台汎二
子長齊林封奉國將軍次幼

鎮國將軍寘鏐四子長台瀨次公口涅台浦台溫並
封輔國將軍台濬四子長齊林封奉國將軍次齊林餘未賜名
台涅三子長齊林封奉國將軍次齊林餘未賜名
台溫二子未賜名

豐林溫僖王長子寘鑑襲封豐林王謐安簡次寘鉉
封鎮國將軍安簡四子長台瀚襲封豐林王次台

滿台適台澑並封鎮國將軍台瀚長子鼐
鎮國將軍寘銓三子長台濬次台涼並封輔國將軍次幼

輩昌王寘鉶四子長台清絕次台灝台渢並封
鎮國將軍台灝子鼐林封輔國將軍台渢子鼐
壽陽王台濬二子長鼐樞襲封壽陽王次台招封

鎮國將軍

潘鎮

太監

永樂初設鎮守寧夏內官關防起馬符驗一道旗牌五面副天順間太監王清

奏改鎮守寧夏太監關防勅曰
監太監王清今特命爾與總兵官都督同知張泰
鎮守寧夏地方修理邊牆城池操練軍馬遇有賊
寇相機戰守凡事湏與總兵巡撫等官公同計議
停當而行不許備私執拗已見有誤事機爾為朝
廷內臣受茲委託尤宜奉公守法表率將士早夜
用心修飭軍政俾士卒和輯軍威振舉居民安妥
外夷畏服邊境無虞庶副委任不許縱容下人科
擾剋害及役占軍土有妨操守如違罪有所歸爾
其勉之慎之故勅嘉靖十八年奉旨裁革先是
議者屢以官多民擾為言以其為權貴者之府藏
也遂不見從至今上不因人言乃出獨斷裁之
遺所占田一十二頃四十七畝歲該夏秋子粒一
千一百七十八石五斗湖灘一十八畝歲採柴草
一十七萬四千七百五十四束因園二處共一頃
六十畝歲該銀一百四十四兩鹽湖二處歲該銀一

皇帝來諭御馬

十兩魚湖六處河船二隻歲該銀三十六兩二錢
棗園一處歲該銀一兩五錢鎮城店三座歲該銀
一百一十兩靈州店二座歲該銀六十兩人亦有
居延於其間者巡撫都御史楊公守禮案行方面
都指揮李翰督同五衛掌印指揮李嵩劉倫孫賢
李綱朱泰覆查無異仍令從長議處務使上下兩
便遂定成格每歲子粒柴草該易銀二千五百八
十一兩二錢九分六釐園田魚鹽等湖及店錢銀
共三百一十五兩七錢通該二千八百九十六兩
九錢九分六釐貯庫公用抵除歲包公用銀大戶
一千四百七十名應當挑渠採草等差人稱其便
又明立案卷以防侵匿其處分詳悉備見卷中

總兵官

永樂初設銀鑄征西將軍之印起馬符驗一

道旗牌十面副銅牌一十六面銅鈴二十柄

勅日

皇帝勅諭都督僉事任傑今命爾掛印充
總兵官與太監并巡撫都御史及副總兵等官

同鎮守寧夏地方操練軍馬修理城池撫安兵民
保障邊方遇有賊寇侵犯即便督同副叅等官相
機戰守以除邊患凡軍中一應事務悉與鎮守巡
撫等官計議而行不許偏私執拗乖方誤事爾受
朝遷重寄尤湏持廉秉公正已率下撫卹士卒蓄
養銳氣毋或貪黷貨利科剋害人致生嗟怨如違
罪有所歸爾其勉之慎之故諭制曰皇帝制
諭都督僉事任傑今命爾掛征西將軍印充總兵
官與副總兵一同鎮守寧夏地方修理城池操練
軍馬遇有賊寇相機戰守其副叅等官照舊協守
分守所統官軍悉聽節制如制奉行嘉靖十九年
夏六月廷臣會議行令凡官軍軍前不用命及臨
陣妖言惑衆者斬
斬殺之權自此始

巡撫都御史

宣德間設巡撫寧夏關防起馬符驗一道旗五面勅曰皇帝勑諭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楊守禮今特命爾巡撫寧夏地方訓練軍馬整飭邊務撫卹軍士防禦虜寇務令衣甲齊備器械鋒利城堡墩臺修治堅完屯田糧草督理完足禁約管軍頭目不許貪圖財物科剋下人及役占軍餘私營家產違者輕則量情發落重則奏聞區處凡一應邊務事情軍民詞訟及利有當興革有當革者悉聽爾從宜處置該與鎮守總兵等官會同者湏從長計議而行副參守備等官悉聽節制爾宜據誠効忠嚴明賞罰振舉兵威遇有警急湏與各官同心協力相機行事務俾醜虜警服地方寧靖庶稱任使毋得乖方誤事自取罪愆爾其敬之慎之故諭

副總兵官

永樂初設旗牌四面副勅曰皇帝勑諭署都指揮僉事陶希臯今命爾充副總兵協守寧夏地方修理城池操練軍馬撫卹士卒整飭兵備遇有賊寇侵犯與主將分投相機剿捕務

在料敵制勝母或縱欲偷安尤湏持廉秉公正已率下不許纖毫科剋害人凡一應軍情重務湏與太監總兵巡撫等官計議停當而行母得偏私執効有誤事機若河套有賊仍照先次會議事理前去花馬池等處調度軍馬殺賊其邊牆崖岩川面水口等項悉照原給榜文每年夏初冬末二次親臨監督修補務在堅完無事之日

回還本鎮爾其欽承母忽故諭

按察司弘治十七年以前屬關西道分巡管糧或副使或僉事三年一更十七年始鉉注僉事一員給寧夏督儲道關防專收糧斛兼管水利嘉靖中又兼管鹽法兵備靈州地方勅曰勅陝西按察司寧夏管糧兼管兵備鹽法官今命爾管理寧夏倉糧兼提督慶陽寧夏等七衛屯種往來巡歷問理刑名爾於倉糧湏戒約官攢人等照數收管如法固放毋致虧折浥爛於也種必督令官軍餘

丁照依分派地畝以時耕種遂年比較毋令盜賣
侵占游惰荒蕪該微子粒供要年終完足衛所管
也官員敢有剥削軍士侵欺子粒及各倉官攢人
等出納之際作弊害人者爾即拏問懲治應奏請
者其實參奏應住体者照例住俸總兵等官或有
倚恃權勢隱占軍士地畝妨廢也種致誤邊儲一
體參奏處治仍兼管靈州小鹽池悉照該部題准
事理施行其修完邊牆亦令爾每年二次閱視點
閘如有損壞各該官員不即修理以致坍塌及有
費放軍人失悞防守情弊就便指名參呈巡撫衙
門奏來處治爾為憲臣受茲委任湏盡心竭力俾
庶務無舉斯為爾能如或因循怠忽致生弊端罪
不輕宥爾其勉之慎之故勅又勅陝西按察司管
理糧儲帶管也日官今特命爾管理寧夏倉糧兼
提督慶陽寧夏等七衛屯種往來巡歷問理刑名
爾於倉糧湏或約官攢人等照數收管如法圖放

母致虧折澣於也種必督令官軍餘丁照依分
派地畝以時悉力耕種逐年比較母令盜賣侵占
游惰荒蕪該徵子粒俱要年終完足衛所管屯官
員敢有剝削軍士侵欺子粒及各倉官攢人等出
納之際作弊害人者爾卽拏問懲治應奏請者具
實參奏應住俸者照例住俸總兵等官或有倚恃
權勢隱占軍士地畝妨廢屯種致誤邊儲一體參
奏處治爾為憲臣尤須持廉秉公正已率下務使
糧草無虧邊儲充足斯為爾能如或因循怠忽推
奸避事以致下人作弊兵食缺乏罪不輕宥爾其
勉之慎

之故勅

遊擊將軍

正統間設起馬符驗一道旗牌三面副成
化二十年革弘治十六年總制尚書楊一

清檢召募土兵三千仍奏設遊擊將軍領之勅曰
皇帝勅諭署都指揮僉事傳鍾今特命爾克寧夏遊

擊將軍統領鎮巡等官選定義勇士兵三千員名
整理馬匹衣甲器械什物用心操練作養銳氣專
在清水分布按伏如遇花馬池靈州一帶地方
達賊侵犯即便統領前項官單往來策應協力截
殺不許畏縮推避致貽邊患朝廷以爾諳練邊務
特茲簡任尤湏庶以律己仁以撫下勇以克敵圖
稱任使凡戰守機宜仍聽鎮守總兵巡撫官節制
如或偏執已見或彼此推調或部伍不整號令不
嚴致誤邊計罪不輕貸爾其勉之慎之故諭嘉靖
九年總制尚書王瓊又奏革之十年巡撫都御史

楊志學
奏復焉

東路叅將正統八年置花馬池營設右叅將分守寧夏東路銅牌五面銅鎗一十柄旗牌三面
周繼勲副起馬符驗一道勅曰皇帝勅諭都指揮僉事
今特命爾克右叅將分守寧夏東路花馬

池等營地方操練軍馬修理城池墩臺關堡堅利
盔甲器械防禦賊寇保障軍民軍中事情湏與協
同官計議停當而行遇有警急卽督領官軍身先
士卒相機勦殺務圖成功以副委任母或逡巡畏
縮彼此矛盾致誤事機凡一應合行事宜悉聽鎮
守總兵巡撫等官節制不許偏執違拗處事乖方
及因而貪利生事擾人自取罪戾爾其勉之慎之故諭

西路叅將

宣德初以都指揮守備正統八年兵部尚
書王驥行邊奏設叅將分守寧夏西路銅
牌七面銅鈴二十柄旗牌三面副起馬符驗一道
勅曰皇帝勅都指揮僉事趙馬寧夏西路地方

遠在黃河之外接連莊浪虜寇易於侵犯操守要
得其人今仍命爾克左叅將在彼分守操練軍馬
固守城池撫安軍民遇有賊寇侵犯卽調領官軍
相機勦殺以靖地方爾等必須持廉秉公撫卹軍

士不許縱容頭目人等科擾私役有妨操
守如遞必罪不宥爾等欽承毋忽故勅

中路叅將

嘉靖八年總制

尚書王瓊奏改靈州守備

為中路叅將起馬符驗一道旗牌三面副

勅曰

皇帝勅諭署都指揮僉事史經

靈州等處常在靈州駐劄其橫城堡清水營一帶

邊堡俱聽爾管轄撫卹土達軍民整飭邊備操練

靈州等處常在靈州駐劄其橫城堡清水營一帶

邊堡俱聽爾管轄撫卹土達軍民整飭邊備操練

軍馬防閑内外奸宄固守城池遇有警急相機戰

守凡事悉聽總制鎮巡等官節制有當計議者務

要從長計議停當而行仍須持廉秉公正已率下

不許貪黷貨利役占軍士剥削下人致生嗟怨如

違必罪不宥爾其

慎之慎之故諭

東路協同

成化五年立分守興武營嘉靖八年總制

尚書王瓊奏革十八年總制尚書劉天和

爲東路協同

奏後之納曰 皇帝勅諭署都指揮僉事趙廉今
特命爾協同分守寧夏東路興武營地方操練軍
馬修理城池墩臺關隘堅利盔甲器械凡事湏與
分守計議停當而行不許偏私執拗彼此矛盾遇
有警急即督令官軍身先士卒相機勦殺務圖成
功以副委任毋或逡巡畏縮致悞事機凡一應合
行事務悉聽鎮守總兵巡撫等官節制毋得處事
乖方及因而科尅擾人自取罪愆爾其勉之慎之
勑故

西路協同 成化五年立分守廣武營革復見東路

南路欽依守備

正德五年吏部尚書楊一清建議北自平虜城南抵大壩三百餘里兵勢

不連難於為禦奏以鎮城迤南地方屬大壩守備

鎮城迤北地方屬平虜城守備嘉靖八年總制尚

書王瓊奏革兵遂不振十五年

巡撫都御史張文魁奏復之

北路欽依守備

建置見南路夫增置兵將以資時用不無謂也

國初當夷狄極衰之日其

為守易固為戰易捷越百五十年夷狄漸盛追備漸般選將益兵雖匱足為之猶恐不給而乃輕於

更革哉夫天下事無兩可革之者是則復之者非復之者是則革之者非
為國昔陸象山在勅局凡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
所建置更革必下看詳苟一旦施行則兆民蒙害
自謂當太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
償萬一耳今監於古象山其無可取乎

寧夏管糧通判

成化中奏設注選
寧夏慶陽府帶銜

寧夏東路管糧通判

寧夏西路管糧通判

兩路糧斛

平涼府

方面都指揮

初因巡鎮諸衙門規畫地方機宜各用
收放多委軍官玩愒弊生正德十三年巡撫都御
史王時中奏設東路者帶銜慶陽府西路者帶銜
遂至不見及措之施行或彼此執拗遂至不

協天順間總兵官張泰奏設方面都指揮一員承行文移務申請議處相同然後會行故事無不濟情無不協而地方賴安則方西之所繫豈細務哉今於原意或失之矣本鎮有都指揮則巡鎮徑自委任無則奏選或保陞指揮以都指揮體統行事者亦湏奏請焉

坐營都指揮寧夏初無坐營都指揮故三兵事體渙散不束弊無所稽嘉靖十二年總兵官王效巡撫都御史楊志學會設之

王效巡撫都御史楊志學會設之

自後事體歸一始無多門之弊矣

正奇遊千總都指揮寧夏三兵初則指揮把總嘉靖十二年總兵官王效會都御史楊志學設之每兩把總所領司隊屬一都指揮統之事體不紊軍務尤便

王府

慶府

蕭牆高一丈三尺週二里即寧夏衛公署

承奉司

長史司

儀衛司

紀善所

典膳所

所

典寶所

良醫所

審理所

工正所

奉祠所

典儀所

供櫺星門內

真寧王府

鎮安
坊東

弘農王府

華昌
府西

豐林王府

慶東
府

華昌王府

凝和
玉故府修居之
坊西即安塞

壽陽王府

慶府西

桐鄉王府

延川王府

公署

太監宅

在城內東北隅

題名碑

夏雖邊區而山川險阨人

物繁庶疆域要衝甲兵衆

廣錢穀豐碩比虞咫尺不時窺尊加以封建

廣錢穀豐碩比虞

藩日漸衍增故我朝

列聖相承留意於此自

設立武衛之後次第添置撫之以臺臣取之以將

領佐之以裨監替之以督理尤慮安攘之術未盡

首命中臣寅同鎮守蓋欲參知戎務心腹

廷防

命中臣寅同鎮守

意也嘉靖甲申春鎮守太監

元朝

城李公昕偶來顧城南居士曰我
守夏鎮先後不一其員而欽承至
之意則一而已凡文臣廳廡悉有記碣書垂名政
示將來吾所居亦欽效式不識可乎居士曰公
有是舉良可嘉於遂不拂其情而為之記按地志
載中臣受命夏鎮自求樂初太監魯公安始迄
今李公昕一十有六人矣其間政蹟可稱謹重醇
良不苟不黜者魯公安及海公壽王公清簡公顯
張公弼并公昕爾此皆邊鄉父老相傳言之至於
公昕則居士親見其安靜忠實收歛親從雅素澹
泊如也茲亦不敢妄為之譽然記畢竊有告焉人
生百年受地方之重任者富貴利達所必有也自
古寵渥隆盛威焰赫然所欽必稱者皆可知也至
於身後遺休名光史簡耿耿不磨如漢史清勤心
納忠良賀清儉退淳民到于今稱之孰謂中貴中
無盡臣職者乎但無幾耳嗚呼往者已矣將來繼

公鎮守而寓此者必非一日一人焉公務之暇豈無從容佇閑此名此石之期乎閑竟豈無感慨思齊之意乎然感之於中者不若形之於口形之於口者不若指之於行倘念聖諭之諄諄重地方禁邪妄愛軍民恤困苦安禮度睦寮好親正直遠謾誘崇樸實養天和與守土文武重臣同心協力始終不二其執則高居厚饗亦宜且稱也誰其非之如此雖不求知而人人傳播稱揚自不能已於後世矣垂名於石不亦愈有榮耶若以是為迂忽不加之意令出事違而人識之雖有遺鐫亦不能移易公論鄉評於将来之日也吁

重脩公署碑

中原

可不戒哉城南居士張嘉謨記

之喻猶堂寢焉邊圉之喻猶垣戶焉垣戶克謹堂寢斯安固理也亦勢也是故我

太祖尚皇帝注意邊服既簡勲賢之臣以總戎務而又分封藩監之蓋欲以同姓而制異姓涉慮遠矣我太祖

宗皇帝慮親藩弊於尾大始解兵柄更出中禁
近侍之臣託以腹心之寄鎮守其地蓋又欲以異
時置公署於城之西後請為安塞王第今 翱昌
王居之是也乃改置於城之南尋又請為岐陽
王第今壽陽王居之是也天順中始擇茲東北隅
之地建焉密邇帥府便於會議視前之二署此則
為得歷今八十餘年雖頽廢隙陋居之者視猶傳
舍畧不加意嘉靖辛卯中貴岐山劉公奉簡命出
守至則通民隱療民瘼亟固其本而後檢士馬振
士氣以除其克內外間暇歲無艱窘於是詔猶子
室出養田所入穀市金若干兩易民居之願售者
若干間擴其衙衛之隘增建直房以便聽公役者
之栖息增建坊牌以示從公事者之趨歸此加意
於公署之外者也直賴葺廢補隙更陋而又建亭
於堂之後為退思休憩之所此加意於公署之內

者也財不費官勞不動衆僱歲餘而落之百敵一
新乃遣璫問記於芸莊管子管子曰是豈其末務
耶徵之古薛惠為彭城令橋梁郵亭皆弗之脩其
兄宣異其不能於此則才之不任於政也可知矣
君子服宣之賢叔孫昭子所館雖一日必葺其墻
君子以為能謹於其細必不忽於其巨未嘗以瓊
屑非昭子也由是觀之則岐山公豈非其善舉哉
蓋公署肅則瞻視嚴瞻視嚴則畏心生畏心生則
承事慎令行而政不滯矣豈非其善舉哉公名玉
字崇潤雲中儒族世登進士者三領鄉薦者一公
之不苟於職夫固有所受也後之
為政者宜亮於斯芸莊管律記

都察院儒學重脩記

寧夏巡撫憲臣治事公廳初無定所自天順三年鳳陽陳

公翌以山西方伯轉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勅來巡西土慨居止之無常乃擇城中曠地鳩工

袁材湖憲院一所為屋三十餘楹規制始構矣後
公遷南京民部西蜀陳公价以貴州憲使陞秩內
臺繼巡茲土復慨燕息之無處乃於堂後增屋三
楹以為接賓宴會之室及每理事之暇亦於是靜
坐適情規制又漸加矣柰寧夏土壤卑濕久則鹹
鴻遂至傾圮成化三年秋陳公轉巡陝子承乏
來此越二年有餘因覩廳堂之垣壁堙壞甃石斷
殘恐難持久宜當經葺候庚寅冬月人樂趨事乃
撤其舊宇木石諸料敝者棄完者留取舍允當局
辛卯春正月土融時和乘其基址之廣袤計丈數
揣高低圖新作之凡所當加之材木輒瓦經畫均
齊乃委戶孫釗等董工鋤削搏埴成規遂卜吉
兆事斯時上下協志力贊其謀故役雖鉅而士卒
不病為屋五十餘楹先所無者增廣之昔所有者
開拓之始治聽政之廳廳之前為儀門聽之後為
退坐之堂堂之後為燕息之室兩旁各有步廊以

序而列卷宏高闢爽視舊有加其他樓吏之舍館賓之次及庖廁溷園馬廐之屬皆繕構如式粉艸塗堅內外煥然其前後左右仍繚以周垣咸極高峻屋後隙地一畝有餘分成畦圃種藝瓜蔬栽植卉木及順水勢之來鑿渠以通流穿井以瀦蓄凡灌溉洗濯皆資於此至於遠近行徑靡不坦夷大省費條底于成僉謂此事完矣不可不記其始末吁前人之成功在後人所當紹述前人之成規在後人所當恢廓苟坐觀其廢弛不思以修之則前功廢矣忍視其隳頽不圖以葺之則舊規墮矣若茲廳堂之埋陳可不重為經理乎顧今日予之所作其觀美圖久居之安哉雖然廳堂完好規以次力成就者正乃急於紹前功恢舊規也豈徒勞工作其觀美圖久居之安哉雖然廳堂完好規式周全將以報風紀而出入起居之謹嚴聽政務而發號施令之庶大士卒知所趨向官僚知所表

率是非來此求鑑別之寃滯來此求辯雪之凡事
歸宿悉於是焉誠可謂經久遠圖矣若夫時加葺
治及於規制有未盡善者宜當損益以合乎中又
有_望於後之君子也肆書為記巡撫都御史雲間
張鎰題名碑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新金孫公被
譏命為寧夏巡撫既抵鎮顧瞻行臺規
模宏遠出按邊鄙察凡所以戰守之具無遺良焉
曰前人經理之功顧不大哉詢其氏與名衆莫能
悉求之金石求之文字卒未有能述之者乃喟然
嘆曰古人之有尺寸之功於一鄉一邑其聲蹟且
不朽矧寧夏又重鎮一時名臣相繼承任使殫志
協慮式克至於今日休然不數十年併其姓名無
所於考獨非闕典歟於是進諸父老而博詢之蓋
自正統至景泰得為參贊軍務者右僉都御史郭
都御史陳公翌而下凡九人乃礪石於山疏其氏
公智而下凡五人自天順至今得為巡撫者右副
都御史陳公翌而下凡九人乃礪石於山疏其氏

名爵里而刻之仍虛左方以俟來者寓書于余命
為記惟寧夏遠在大河之外密邇龍沙秦漢以來
雖郡縣其地實羈縻之而已逮宋則為僭竊所據
故中國賢人君子宦業無聞焉元張文謙郭守敬
勞効懋著而未能用夏變夷無足言者至我朝
皇祖龍興茲地茲人率先內附遂罷郡縣置衛所
宿重兵以鎮之然是時四郊多壘戎務方殷故效
忠宣力亦惟武臣為多而文儒之勳蹟猶未著也
比工部侍郎吉水羅公汝敬來督屯田始廣儲蓄
之利而邊食足郭公旣至申嚴法令戢暴禁姦兵
民倚以為重於是又有參贊巡撫之官自時厥後專
以都御史為巡撫著為令至於今莫之有改矣夫
觀乎其地而稼穡魚鹽之利甚博觀乎其俗而詩
書絃誦比屋有聞觀乎其士而瓌奇卓異之才出
以科第顯者彬彬日盛雖仁聖之化漸涵覆被
有固然者而內修外攘以納斯人於衽席之上為

恭贊為巡撫之功亦烏可少乎且古之為政者因俗變革然必觀前人之所為而損益之弛張緩急因其所以然而斟酌其所當然然後無弊成周三后之於東郊有謹處寬和保釐之異是已孰謂前人之成烈後之人可無聞乎此孫公樹石題名之意也固名以求其政人品之下上治功之醇駢孰得而違之觀戒取舍之間將不知所審哉公雄才大畧偉然為時重臣而志存謙勤取善無倦茲蓋其一節也余承乏方憲亦與有風教之責不敢以不文辭竊附司馬公記諫院之義用規於執事者石淙楊續題名碑旌官者凡龍石題名於所治夫一清記碑豈耀姓氏以懿遠觀哉實勸戒

之義寓焉今寧夏僻在大河外古居戎夷抵秦漢始置郡縣迨元魏竊據於偽夏歷唐宋皆不能取洪惟我皇明大一統徙其民於內實以四方彊義之土遂稱要鎮中原藉之以藩屏也而其地之

輕重安危則繫之撫臣是故列聖相承簡近密著德出以蒞之綱紀風化兵甲錢穀學校獄訟屯田水利百務叢萃視諸司專事一職者迥弗之侔嚮則宗藩信度北虜潛踪地利蕃蕪盡乎其責也易邇則虜常犯順歲常不稔而宗人亦常弗靖求盡其責固難矣况盡善乎求盡其善固難矣况盡美乎此時也亦勢也比嘉靖辛卯冬巡撫閼員皇上圖治援賢以期作新乃起右副都御史五華山人楊公遜夫於家公至審時酌勢兩以陶良霜以激惡嚴不為厲寬不為緩原情問法不自以為慘舒善美備具而人用丕變四境協然繇是觀之則通塞成務寔又存乎其人越癸巳有少司寇之陟鎮之人請留名於石示不泄恩於子孫會前碑位次值方岡胡公汝登盈已於是工人効勤於山孫堅珉以鐫之民志所欲公不得拒繼公而蒞茲者皆虛位以俟焉命律記之往鎮人素有賴治之望

者為之言曰政往而後論定諭定而後蹟明街談巷議亦乃碑頌不其慎乎若夫以溫國文正公諫

院題名意告諸執事律宗師遂菴先生
生悉之前矣詎敢僭云芸莊管律記

帥府

德勝門大街西內

題名碑

朝廷之所以署者為茲北虜故

也然茲虜弗率豈今日耶鬼方獮狁赤狄匈奴突厥契丹皆此類耳昔人謂王者不治此類又曰禦無上策然豈容已乎要之命將治兵二者今日事勢顧有不得不然者寧夏為關陝三邊之一與虜為隣屹然要鎮我祖宗經理是方者茲有道焉加以師旅置以衛所撫以臺臣寓以心腹尤慮兵任在專每欽命府部會推武臣素知兵者邊各一人充總戎授以制勑旗符印綬與鎮巡大臣一同督率偏裨節制諸路統攝士伍為捍禦虜計良法美意萬年如一嘗考之載籍及父老傳聞我

朝受命治兵是方者自洪武間指揮耿公忠迄
今嘉靖都督种公勛四十有四人焉皆當時宿望
公舉而來其始也無不欵展布竭盡以上報但久
暫不同遭際險夷人時不一始有未遂者古人謂
用將如用材當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不特將也用
人亦然惟不以物誘不以人惑而竟能有所建垂
此又不可以尋常論矣如耿公忠闢展開創撫夏
拒夷功德至今及人不可泯也徐公真深入漠北
而俾獲為多沐公英擒勦毅沮脫火赤而塵清山
後馬公鑑敗走諭卜而威振西疆王公倅之謙謹
有為柳公升之坐銷變故張公麟之以弱攻強陳
公懋之招降撫畔此皆國初勲舊應命而出
無容議矣若夫增置斥隘者史公剏也用兵無失
者張公泰也克捷常州者范公瑾也三公才思功
勳大率優侔而公泰聞尤精密繼此則驍勇者沐
英嚴重者周公玉明斷者周公璽文采而斬獲

亦多者郭公鏗勇敢而成功紅寺者李公祥持重
而清除山虜者張公安尚文而崇義者姜公漢非
小拘而可大受者仇公鉞文雅者保公勣魏公鎮
嚴明者潘公浩勇敢者邵公永愛下者安公國無
懼而有功者路公琰皆一時慎選才各攸宜俱能
克濟者焉其公倅漢鎮雖不幸而遇變伏節仗義
盡臣子之當然殊為可嘉至於潛銷寘鐇之亂安
定邊人保全名盛此仇公鉞謀勇異人必不可
尋常武弁目之今种公劖則嚴肅整齊出奇以成
鎮北口之捷西隅一向藉賴此又不可忽而不書
也噫諸公有往而未存者有今尚在者往者已定
不可以移將來被命居是方者可不鑑乎嗚呼
近日是方視昔稍異矣內則士卒憔悴人心靡寧
行伍未完車馬甲仗未克邊防堡砦月墮未整旣
遭變故歲年久歉外則醜類日益驕橫今年牧河
套明年匿西山春焉寇延綏冬焉寇寧夏長驅短

將臣受有至託可不思所以上緣聖慮下懈人
心乎倘於發施之暇詢在石諸公故迹損益去
取更引而上之若古守邊名將其人則李牧充國
子儀元振岳飛劉錡其書則六編三畧孫吳諸家
其事則膏車秣馬嚴將利械講武畜銳作戰堅守
賞罰坐進睦寮恤下其操縱則本之以仁義而副
之以權謀變通低昂隨時異用禦茲狂孽夫何難
哉如此則將責未有不塞出是則可以顯今垂後
定日身雖云去自有健筆公論為之標題以貽不
朽若曰茲虜固猖未可輒較邊令益繁未可遽理
關連尚邀有作未聞古人遠矣不宜於今邊人素
樸小拂何妨下損上益之不顧外侵內撫之不憂
但為僥倖彌縫之計則不特邊人非之清議國
法自不相容縱能勒名與不勤者焉能為有無哉
僉以居士生長是方間寃頗悉常引刻於始再辭

弗獲為記如左云
城南張嘉謨譏

總兵官宅

帥府東

副總兵官宅

學儒

東

公議府

城隍廟

察院

公議府西按察司

熙春坊

創建碑

成天

下事必先有定見有定力而後可與有為也何也
見不定則易為喜事所嫌見定矣而才力不足以
充之則亦多為劇費所窘嫌則疑疑則不敢為害
則拘拘則不能為之二者欲成天下之事難矣哉
且寧夏當天下西北要衝孤懸大河之外寔關陝
之藩離京師之扼塞也 祖宗以來專設憲臣一
員兼理芻餉重其地焉爾其署建於城之巽隅視
諸公署獨僻且迫其勢卑湫一遇霖潦隨處皆盈
噫憲司振揚風紀而百司觀瞻攸繫顧乃若是乎
哉矧憲司之於巡撫統體相維上下相制而署之
者日必面白而躬致焉昔謂寅而入盡辰而退則
者日必面去不啻里許於凡文移往來事之涉於重且大

有之矣是故往必先時而旋必逾時有由然已先
時諸公非不欲改作以從便也或者於喜事刷費
之間不能無嫌且窘焉是以忠州黎東川以來皆
假公議府以居君子謂於是可觀矣嘉靖丙戌
員缺我皇上以正德庚午之變之後又近值不
法者慮恐化理之弗周也慎艱選大冢宰采
廷議疏名請上命北山以司寇郎而改厥任不
惟其資惟其人焉而已矣下車之初首搜民隱剗
政蠹屏吏奸振舉風紀而廢弛具興一時人望翕
然謂自有憲臣以來一人而已他日屬屬而誌之
曰公廨之作匪為己私匪侈厥觀苟避小嫌而愛
小費將誰待耶是誠在我爰用僉謀以中屯衛址
厥向面陽厥基孔方厥位中央而可以政作也乃
貽於司經營之餘遂消丁亥歲正月甲寅徵工僕
巧材木惟取於山麓至惟陶於冶而効力於畚甞
者日給以餉越七月庚申而厥功告成舉灑爽
矣

匪雕以飾固煥然一新也其制為大門為重門為廳事若干楹為燕室若干楹為左右步廊若干楹繚以崇垣覆以荆棘至若觀射有亭種蔬有圃直候有房皆所以遵舊事爾今以是年五月望日將立石於重門之右命走以記夫北山不以艱遺後人其賢於人遠矣然又費不勤官役不弊民而成此百年未成之業謂非中有定見而才力足以副之者信不足以語此豈一時飾臺榭闢施園以副樂燕私者竝載後之人升其堂則思其人思其人則思嗣其政庶北山之在如一日而夏民之被其人澤者儼然如在當時矣此固走屬望之餘意也北山謂誰山東沂之張氏履謙也諱崇德別號比山登正德甲戌唐臯榜題名碑方今天下重且要者進士高渠楚書記莫邊方若也邊方重且要者惟寧夏於斯四者尤為哭要我聖祖神宗以

武定以文綏百六十年列聖相承經理達置斟酌損益以致隆熙顧於此有道焉夏鎮城合五路共七衛三十八所既廣且庶週迴千里北隣大漠南挹關秦東接榆延西連甘肅形勝犄角腹裏所必賴之大障也在國初時恐兵食調措武悍乖違嘗命三憲大臣一員為之巡撫征討訓習其任宜專故又命總戎政者長貳叅同為之督率尤恐内外可虞故又命中貴坐鎮於其間周悉嚴詳無容議矣然辟宥之來變態多故讞而後可也納之際衰益低昂責當有歸一方之賦盡出於心屯田之恒藉水以利鑿渠引河歲費不貲豈細故哉於是命按察司憲職一員綜理分代協志撫臺以安遐裔考之地志始於宣德間憲副劉公墳督儲於此迄今憲僉東沂張公北山履謙凡三十有三人中間所任增損不同要之諸公皆登甲選歷職仕名實相湏然後至此但居士於曩昔之

賢未嘗目擊不敢妄生皂白惟北山先生自嘉靖丙戌來此將三稔興除激揚禁制區處謀慮風力才識一時奸豪莫敢逞技所親見也居士嘗備數山東亦領是役今自愧弗類遠矣先是舊有分司在鎮城東隅卑隰偏隘北山議茲尤所可以分司葺而成之旣竣託吾鄉進士楚君國寶記其事矣復託居士考先後督理諸公姓名銜籍次第揭石兼述其由居士無似言何足徵屢辭不獲乃敢贅詞曰按察司員古士師御史職也胡元設肅政廉司於諸省我朝在內有都察院十三道都御史御史在外則是司是員皆持風憲行按郡方風憲有綱無所不攝不亦重且大乎居士它未有知惟自其付託之典及吾鎮之情以上告焉諸宗日益饗食無窮尚不自安游心分外稍有未充形諸音譽介胄紛紜驕誇冥昧一有所蒞假藉營謀干與如從怙不知忌昔者八倉陳陳相因今者舊額如

是飛輓無從動調之來必至不給比來內帑年
例屢降以克和買不時公私不副兩渠之嘗每歲
脩添規利匆匆一有弗慮貽害云云軍丁餘夫挑
脩採運尚有樵庸減之未可屯畝拋荒流亡相繼
三尺之童逮赴頂補每歲陪納吏甲催徵急於星
火餘尚可白不若此數者為急也今日固有所賴
得以安舒然時異世殊安能保其久而不易邪它
日有來君子受上命以居是倘遇委蛇覩狂斐
之言以有思焉思而措之敷施之間焉敷施而必
歛造其極焉則方區之福之幸不可勝計矣或者
忽而不求心不在焉更有託諸氣數之說則吾鎮
之人當何如哉居士生長於斯平日在念不扣不
敢以應顧惟同志必有處焉雖知遊擊宅

養賢

遊擊宅

在德勝門外

坊東方

亦告情之至也城南張嘉謨記

面都司

都察院後

通判宅

遊擊

演武教場

在德勝門外

總兵官周尚

文重

重建碑

兵練而後用利執攸往否則是謂棄

建

之不亦慎乎寧夏勤武之

地戰守日

膺其慮兵貴於練也審矣然練兵有塲猶百工居肆而後成業不可不慎焉者舊建於德勝門外四

周垣諸具簡畧是故瞻視靡雄不足以壯邊威之強將之壇離向城之形勝實背山面河則震向

也於風水之間以食洛為吉風水之源肇矣矧後人卜澗瀆之說人以為忌夫弗信焉昔周公作洛

乎值邇嵐雨潦畜滯妨教演之政踰十餘年流於逸佚是故履危弗任其勞犯難弗馴于用羣我

聖天子西顧之懷浸密矣嘉靖辛卯春大都督周公彥章受寄專閫來鎮夏方慨百廢叢集若恫厥

身乃殫力新之於是乎繕鎧胄修弓矢礪刀劍飭車馬增斥堠軍容聿肅擇塏爽之地而日練之雖

寒暑不避技藝聿開功將待戰而成守則固裕如矣今年壬辰公謂演武重務豈宜遷就若是乃謀

於鎮守大中貴岐山劉公崇潤欲仍舊址而改朔
之徇輿情使兌向焉夫兌位於西以五行則屬金
以四時則屬秋皆兵象也匪徒順勢適便而已於
兵家之術亦宜爾耳事未及舉會大中丞五華山
人楊公遜夫以巡撫至僅浹月弊革利興四境稱
治都督公以是事圖之中丞公即詣厥議庶訪劉
公以忠樂於襄當時副戎苗公世鳴出征延綏始
則亦預聞者也先是大保尚書晉溪王公以總制
軍務至欵舉未暇茲方布位間適大司禮中貴宋
公奉聖天子命以勘事至侍御毛公瑞成以巡
察至廩訪張公鵠舉以鞫訟至咸相與成之時總
制軍務尚書漁石唐公視師延綏聞甚許可工起
於四月乙巳竟於五月丙午垣崇十尺樹匝萬株
位於東面乎西者為將臺崇如垣從百尺衡肖
透蛇其楹也各六兩廂之屋以給雜貯其櫨也各

四臺之左掩高十丈尋臺之右掩高七尋有奇
皆以懸旗纛而號令乎軍中者場之中為看軍樓
教習營隊登樓指搗四顧弗窪取其無蔽乎明也
其都指揮指揮亭舍各以位次槩視之雄偉峻麗
濶大夷坦煥乎改觀然財用弗費人力弗繁料理
悉自都督公諸伍師惟聽其役而已夫物久必敝
脩舉之繼寧無望於來者乃命都指揮黃恩徵記
於律用詔諸遠記曰三代之治莫盛於周尚誥戎
兵安不妄戰治世且然況當藩維之區專防禦以
為責若乎詩曰赳赳武夫干城之將都督公之謂
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中丞公暨中貴公之
謂歟夫天下之事義當為者常成於同而敗於異
是故恒患乎立異而厭同也能以同而成數十年
未輯之業有若三公者豈非邊鄙生靈之幸哉固
不可以不記

芸莊管律撰

戊夏行司

新城西北隅內有領班都指揮宅二所

樂求

初調西安左西安右西安前西安右護潼關寧羌漢中等七衛及鳳翔守禦千戶所官軍共一萬一千七十六員名馬五千四百五十七匹分布寧夏并東西中三路備禦輪班上下正德四年四川盜發暫將寧漢官軍一千七百一十八員名馬三百七十二匹以防川口事平憚遠二十年遷延不赴嘉靖四年奏願納銀四兩送邊免操朝議不可十年又奏乃下巡撫都御史胡東臯詳議許納銀三兩免赴邊操奏行而銀亦不納十二年都御史楊志學遣指揮張崇善催徵惟得其半十三年復遣指揮王時催徵又不及其半且用力實難乃又奏復邊操兵部尚書王瓊總制軍務憐其兩班輪操則在邊一十八月在家六月近少而勞多也奏准齊年交代俱以三月初一日為則軍以為便領班都指揮初無勑正德十三年都御史射開清寧東都時中奏有之嘉靖十一年始不坐名射開清寧

弘治七年巡撫都御史韓文達提學副使楊一清
詩蒼茫遺緒有師承一髮千鈞尚可憑萬古綱常
隨地在百年禮樂待人興太羹玄酒知應發落日
頽波挽未能稍喜諸生能揖讓何湏鸞雀兆升騰
自弘治甲寅迄嘉靖庚子歲遠傾敝都御史南澗
楊公守禮重修一新公自識之曰寧夏城北舊有
射圃蓋寓修文於用武之地以成揖讓之風也前
人之意深可嘉尚數年來門牆傾頽正屋數楹瓦
壁脱落蕭然一荒區而已庚子春南澗子聞而傷
之遂命指揮方輿修葺工食木瓦取於公處匠作
經營役於軍夫月餘而成前人之意不磨而揖讓
之風可興也於是乎書其射禮器具悉如儀制財貯
之房在南薰門內大街東貯公用樣田糧藥餌
藥局一千六百八十石四斗以備兵馬藥餌之用
銀庫在寧夏倉內大使攢典帶領之每歲戶部運送年例銀四萬兩
并各衙門心紅紙燭之用

弘治中以糧餉不足益之以八萬兩正德初劉瑾專擅仍裁為四萬兩至今因之陝西布政司每歲運送夏秋糧一十一萬三千九百五十石草二萬三千四百三束道路險阻令皆折價銀交貯於庫軍士冬衣布一十三萬五千八百一十六匹綿花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斤胖換毛換鞋襆五千四百一十六件雜造局在光化門內大街東每歲陝西件皆附之雜造局布政司關軍器鐵一萬七千六
十斤鋼鐵一百四十斤水牛角六百七十片心紅
一十二斤水膠一百八斤甲面青白布九百四十
斤黃蠟八斤漆一百七十二斤生絲並線三十三
斤桐油一百三十斤翎毛一萬八千八百批官粉
一十五斤牛筋一百二十六斤熟銅一斤麻布一百
十五斤丈魚鱠九十斤每衛伍役六十名寧左前
披簷六百四十付甲六百四十付腰刀六百四十
右共二百四十名會萃於局歲造盔六百四十項

把弓六百四十張箭一萬九千二百枝撒帶六百四十付長鎗六百四十條圓牌三百二十面弦一千二百八十條銳箭頭六千四百箇內獨左心衛所造刀梢弓皆黑漆外多斬馬刀一百六十把紅綬花一百六十箇箭則攢竹弦則生絲襯盈帽及帽絆各一百六十瓣則彩畫虎頭撒帶則紅真皮與甲兵調裏盈則明者中屯衛無以其稅課局由中護衛改之也軍少力憊故難增益稅課局在關在城驛西所收商稅神機庫在兵車廠後貯京乞邊兵賞撈激勸之用神機庫降大砲鎗銳銅鐵共五千六百二箇新降伏卽機近日又鑄緊藥伏卽鎗止使鉛子甚便於用入藥三兩可踰千步咸寧侯仇鸞穿擊虜於曾綱堡虜實憚服其新鑄者使二三次卽燭人遂以為無用殊不知費欵速皆熟其銅易行鑄以沙匣其寒熱相擊汁必滯未之弊所致也搏蠍而鑄則出蠍時胎已熟矣胎汁

免加錫銅錫相半則性已脆豈能久經其火是故不二三次即耗矣用之既效不宜惜小利耳每歲

京庫關硫黃不計額數陝西布政司關烟硝五萬五千一百九斤

兵車廠

鞏昌王府東

正統間總兵官張泰奏置兵車皆雙輪大廂車原造六百輛建是廠貯之嘉靖間總制尚書劉

天和奏置隻輪全勝車一千輛然車戰之法對旗為要槩以一隊言之用五人執五色旗槩不入行

伍往來奔走於營中餘四十五人各成列以待虜見旗識不定乘亂衝之我兵方以火器取勝不然

我以車營自衛兵仗嚴整虜不來攻而四面圍之彼則更番牧馬殺野獸以食我兵內乏糗糧外乏

應援困乏而自憇矣益虜所畏者整而所乘者亂也故以對旗法致之此總兵官張泰兵車之制有

可取
天
使
館
在慶府南新街寓宿
皇華館
在南門外五里

王府接詔

草場二所

在新城西南隅貯五衛

養濟

院在振武營房

在振武門內

寧夏等五衛軍隻身

丁寡者多

立雖

之地徃

債人

屋以棲之

月糧之外

又無餘資

以償其直甚則流

移他方其軍伍之耗

茲亦一弊前之視事者慮不

暇及嘉靖十九年巡撫都御史楊公守禮以振武

門內隙地一區

隨事處分建營房三百間凡操軍

之無屋者人給

一間以免貸借此治國如家視民

猶子善盡撫字之責者歟

其發政施仁必先執獨

又善行其所學矣

學校都察院東沿革

洪武二十九年鎮人朱真奏立寧夏

學

都察院東

沿革

中屯等衛儒學三十四年廢永樂元

年真後奏立為寧夏等衛儒學任效忠坊北正

統九年改移今學成化六年都御史張鑒重脩重

脩碑

寧夏古雍州之北境漢朔方郡地其地背山面河四塞險固中國有之足以禦外夷外夷

竊之足以抗中國

其形勢之重如此自元得之為

寧夏路我

朝平定天下攻寧夏府尋以其地密

邇戎狄盡徙其民於内地

置兵衛以守之而又蒞親藩總以外文武重臣於是城郭之固人

物之殷兵馬之雄壯屹

為關中之巨防矣其學校之設則自永樂初年蓋以地雖用武而人不可不校

知禮義也

列聖相承教養作興歲久益備士之

由科日出

為世用者彬彬有人惟是廟學因陋就

簡弗稱觀瞻識者病焉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

公奉

命巡撫寧夏志欲興脩與鎮守總戎議

以克合乃盡撤其舊而新之故所有者悉弘其制

其無者今備其規至於聖賢像貌亦皆繪塑儼然

始事於成化六年夏四月越秋九月而告成自殿

堂門廊以至齋舍庫廩凡為屋幾百餘楹材出於

山工出於傭資用出於經畫之餘官不費而人不勞何其成功之敏且速也使來徵記予惟學校王政之大端所以成人才厚風化實本於此是以天下郡縣無處無學而為守令者亦未嘗不以興學為首務當張公舉事之初或疑邊方非郡縣比受任守邊宜以練兵講武攘外安內為急而學校文事也差可少緩殊不知文武一道學校之所教者非特詩書禮樂雖干戈羽箭亦在焉凡有事出征受成于學孰有罪反釋奠則以訊馘告何獨一於文而已借曰今學校之教與古不同寧夏衛學徒皆軍衛子弟之秀其進而受教於學誦聖賢之書究天地之微明人倫之大會之於心有本原見之于踐履有次第性分固有靡不實得而名蹈焉則退而家庭使其父兄咸知尊君親上之義安民和衆之道志有定而氣不懼則守固攻克其効大矣孰謂邊方之學而可緩邪用是張公深體

國家建學養士之意急於興修以感動人心其真
知成賢厚化之要者哉予故特書為多士勸若夫
事詩書科第以徼功名利達者有不待勸而能也
此可畧公名鑾松江人登正統戊辰進士歷監察
御史憲使布政使以至官廉正有為所在著聲
績宜併書于此庶來者有考云少保吏部尚書文
淵閣大學重脩儒學記夫子之德與天地並其功
士彭時記化著見當時垂及後世賢
於堯舜者天下皆知之皆見之亦能言之不若一
鄉一邑之士有尺寸之澤者必喋陳復白然後顯
也惟寧夏一區遠在大河之外西北絕塞禹服之
所不紀在秦漢唐宋為狄貊之居未入版圖我
太祖皇帝神功聖德奄有華夷一時竊據漚滅煙
消用是盡歸什伍迨今四十年人之談土宇
者其視斯地則不過一甲胄戎馬之墟而已然而
山川秀拔粹氣所鍾其生人之在我朝有措之

經綸事業位及師保者其餘臺諫守牧之賢如喟然繼今可畏之後生又彬彬乎而出聲華文物蔚然不讓中州若此者是皆吾夫子神化之遠之深我祖宗列聖文教誕敷漸滋造就以至是爾弘治壬戌冬今都察院都憲長沙劉公出撫是方抵任以來脩防去瘼積儲閏武日無寧居比及三年迨之人伏以安堵嘗謁學廟見宮牆剥陋諸供張器什多不如意考其廟乃成化庚寅都憲華亭張君鑒之所重鑿者也自庚寅迄今又三十六稔無恤其敝前都憲曹州王君珣亦嘗興修之未竟劉公通計得費若干市需鳩工繪葺殿廡更制帷幕縣陶祭器先賢神像悉易木位其餘則鄉賢有祠學師有治生徒有舍悉撤而新之先是廟祀乏樂公便宜處之且構且制不渝時通大完美每春秋釋奠和鳴絰絰穆穆躑躅有容于迂邇之人趨覩如市甚盛舉也或有曰吾夫子有靈麗天與乾坤

齊悠父必不以人之脩崇發墜為忻戚噫是不然
非得為者有心以徼福取容於今日之民君君臣
默之域者孰主張之佛老之徒遺術無補世有溺
焉而不能悟則將金碧其軀瓊瑤其居以感倡斯
民之所以信向者亦有之矣况為政者下之所視也
所以為夫子之脩崇壯觀者正以上為國家下
為生民報德報功于不泯亦以示遐壤之人使其
曉然知孔氏之道為所當尊當由而不駁然入
于他岐也其培植教化成正世道之功豈淺淺哉
工始於弘治癸亥仲春畢于乙丑仲秋衆以嘉謨
他日發身是基再辭弗獲僭記其事於石如此云
城南張題名記辟壞莫不建學以甄陶士類望當
嘉謨記辟壞莫不建學以甄陶士類望當
世之用太平之具也若舉夏地隣狄境古設為郡
縣而人雜戎夷逮我列聖敷布威德丕昌邊隅

昉於洪武設軍衛屯兵以扞虜復慮戎武之中不可不使知禮義故繼設學校以崇文事凡閭閻俊秀咸遣入學俾知周公孔子之教仁義禮智之道處也足自修身以立本出也期能治人以適用曲是風俗休美賢雋彙集登科入仕者能與中州齒可謂極盛而無以加矣成化六年庚寅秋余撤學之舊礪宇堂齋而一新之學舍既完遂以前人之畫堅石命訓導趙衡考錄其名氏次第刻之於石出自科目者皆列名於堂壁慨非求文之計乃經以垂永久在學師生咸謂此亦激勵後學盛事也不可無言以紀其實予惟人才之生鍾靈孕秀其資稟固自異於群輩然又游於學校培之以教之之詳德性純而學問博方抱其能售於有司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各適其用而不負所培之义所教之詳人材若是可見學校之興矣然人徒知才士濟濟為學校之興殊不知由在上之人鼓舞之有

道而上之所自重焉昔常袞之在閩以勸學為已任一時閩人翕然從化而文風丕振此其驗也若寧夏先之巡撫大臣并泉州憲職悉以興學為務故上子克自勵志奮身科目登其仕版者雖所居之位有崇卑所遇之時有先後皆推所學以脩政立事皆知自重以脩德檢身表表然於學校有光焉烏可不勒名于石乎然名之所傳乃人之賢否所繫不可不慎且前輩逝矣今而未登仕籍未領薦書之士覩先進之名當思所以自重而自立必曰如某也賢而有能足以儀範於後進如某也不能無可否之議宜以為鑒取其醇而去其疵焉因嘆今日刻名之石非石也乃是美惡之明鑑也後之視今正猶今之視昔吾輩後學由茲進身而繼勤于石設或一有齟齬於其間亦難免他日後輩之訾議必期立心之同務道之同而為大賢君子之歸可也若齒恭成烈圖一時偉登科第刻

名于石藉以為榮而不思所以自重而成立豈君子為已之學哉顧以篤勵士類各知自重而有成也蓋相與懋諸碑陰寧夏在坤輿西北為風氣嚴都御史張鑒記碑陰凝所始賀蘭拱秀黃河環流自古為諸夏藩屏至我聖朝號稱重鎮習俗通五方而尤知崇尚節義耳多文士名賢自洪武以來登科目者近七八十人咸布列内外有聲望成化六年先巡撫都憲松江張公鑒嘗將司馬徐琦等刻名于石今五六餘紀字文剥落斷碣廢棄無以垂示將來似為缺典時中叨承上命巡撫于茲既三年適己卯開科得王師古等五人亦盛矣乎因令僉憲舒君表取堅珉以復并未錄者恵於上而以續開歲貢附之正亦繼宣此意焉耳時教授費自剛訓導龐經元率諸生固請余言蓋君子所貴乎道者令名無窮耻沒世之不稱正惟有實斯有名說者謂名為實之賓不誣也故有實才有

無其名者無其實而欲襲取成名不可得已曾何
有形踪詭祕釣名於一時而可久乎此表裏相湏
自然之道耳若已往者或臺省而正或方岳而良
或郡縣宣化或文學育才或有以諫諍顯及以廉
退著者率皆忠臣孝子志士仁人而名各攸寓信
我照耀乾坤崕嶧今古邈不可尚無非克盡所性
之道而已月旦鄉評固有定價吾知諸君子於此
諒能砥礪節義進修事業如何而為忠如何而為
孝又如何而進必有裨於時退必無歉於心守身
體道庶幾乎希賢作聖不使有負於所生豈獨收
完名播求譽於一代耶參天地而為大觀山川而
增色顯晦大小亦安於正而後已若其要名寵以
為通計豐約於所溺患得失於自固雖聲聞赫赫
而實或不足是自失其所以為人之道亦必并其
名而俱亡之矣固非朝連養士至意抑豈張公
立石初心也我素以豪傑名者自當致擇於斯顧

予何人亦置贅詔於碑陰特使觀

東號

儒學舊有號居生徒

者有所考云都御史王時中僕

東號

儒學舊有號居生徒

後撤之以建啓聖公祠生徒遂假道官佛寺中讀書嘉靖十七年巡撫都御史吳鑑發官錢易地而

建之以其在學之東故名記曰王政之務莫急於

學校學所以養士而公孤卿大夫之事業悉由於

以出是故今之制通天下之郡邑皆學焉學必有

舍又以聚生徒相資而互成也寧夏之學革五

衛之生徒常數百人以其軍旅之事殷於俎豆而

餼廩故弗之及嘉靖九年徹其舍以祠啓聖公於

是假佛寺道宮而散處之生徒弗寧丁酉冬都御

史石湖吳公巡撫夏方政通人和百舊一新越明

年戊午春召生徒試之拔其穎異者專訓導郭安

世領其教月給斛米為餼粥之具日給分銀為蔬

茹之需此蓋肇自石湖公屢分而作興之者公私

竟弗之擾生徒感奮自勵益力於其學矣尋發羸

錢易地於滋爽壇而陽為生徒舍計百餘楹堂廡門垣位置各宜壯瞻徇目工始於六月終於十月華不踰侈朴不逼陋石湖公養士之心厚而其功偉歟陝臬金大夫味泉孟公襄是役也實勤石湖過芸莊謂管子律宜記之律曰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舍以聚之者其有以收二三子之放心哉放心收則從事於學也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斯固有獲矣雖然律尚有說焉夫經以載道探天地萬物之原史以紀事著古今興廢之跡諸子百氏羽經而翼史者二三子朝謂文誦能外是哉然講以究其蘊誦以熟其辭苟非研精覃思反求諸心何益焉反諸心矣苟不踐諸其形雖有獲於學也何徵焉是豈石湖公之望於二三子者哉抑或渴訓詁而自謂深於經駢詞華而自謂工於文恃此為功名利達之計而出入斯舍帷衣冠彬彬使視之者漠然無所起慕又豈

西湖公之望於二三子者哉夫功名利達有命焉
君子不謂性也能淑諸身推而淑諸人使鄉里子弟皆知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大經大本而不負冠屨之彥父老指而羨之曰此西湖公所養之士以風之者餘韻弗已不亦美乎况夏之生徒後先相繼百七十年而其遺際之盛嘗有如今日者乎今之生徒亦數百人而其盛又未有盡如二三子者歟堦塗墁之戒尤當以自警也雖律亦恒為二三子懼二三子乃可訶訶焉而莫之慮哉芸莊管律記

寧夏衛

建置沿革唐為懷遠鎮偽夏德明自夏州徙居於此為興州元昊陞為興慶府尋改中興府元置寧夏

路本朝初改寧夏府洪武九年府廢徙其民於長安改置寧夏衛遷五方之人實之降寧夏衛指揮使司之印起脚力符驗一道隸陝西都司

領五千戶所

印五
顆

五十百戶所

印五
顆

衛鎮撫

印一
顆

經歷司

印一
顆

寧夏等衛儒學

印一
顆

馬驛六

印六
顆

遞運所六

印六
顆

寧夏倉

印一
顆

稅課

局

印一
顆

漢僧綱司

印一
顆

番僧綱司

印一
顆

道紀司

印一
顆

預備倉

領堡寨十一

潘相堡

金青堡

有草場

李祥堡

河西寨

有寧夏在城遍運所

楊和堡

王泰堡

王鎔堡

任春堡

葉昇堡

漢霸堡

河中堡

領烽堠四十二

鎮寧墩

柳門兒墩

瓦窯墩

雙谷堆墩

硝池兒墩

望遠墩

沿河七墩

以上俱平虜城迤北

高臺寺頭墩

二墩

上三墩

下

三墩

上四墩

下四墩

五墩

上六墩

下六墩

以上俱平

恙墩

虎尾渠墩

韓信營

沿河

墩 定遠墩 白沙崗墩 乾州墩 卜家崗

墩 振武墩 常信墩 四十里店墩 保安
墩 空塔兒墩 張政堡墩 李祥堡墩俱平
以上俱嘉靖九年總兵官周尚文築

地沿河雙廟兒墩 沿河沙嘴墩 五道渠墩

新渠墩以上四墩俱嘉靖九年總兵官周尚文築

上頭墩 退水渠

墩 上五墩以上俱嘉靖八年都御史程鵬築

玉八當步口墩

乾圓墩 仇家步口墩 明沙兒墩 新七墩

以上俱嘉靖十七年都御史吳鑑築
弊亦多端矣即其大者言之源暑祁寒之日風

雨晦冥之時軍法少緩則偷安悞事貽害匪細
况許額代乎顧代之人閑繁匪重幸其無事則
已有失則即逋焉烽火不明之弊實由於此既
禁之後當執守弗變不使再誤可也總兵官潘

浩能謹烽堠迄今

人以潘長城稱之

官吏

官以功陞罪黜故無定員
吏如其額以下衛所倣此

官指揮使同知僉事一十九員

衛鎮撫一員

經歷一員

知事一員

千戶正副二十員

百

戶實授試署六十六員

驛遞所百戶一十一員

所鎮撫二員

大沙弁驛丞一員

嘉靖八年裁革今以軍職

領漢僧綱正副各一員 番僧綱正副各一員

之

道都紀一員 儒學教授一員 訓導二員 寧

夏倉大使一員 稅課局大使一員

吏 承發司吏一名 令史二名 六房典吏六

名 五所司吏五名 鎮撫司吏一名 經歷司

司吏一名 儒學司吏一名 稅課局攢典一名

寧夏倉攢典一名

教讀二名 耆老木鐸六名

屯田三千三百七十頃八畝一分四釐

按寧夏軍田以五十畝為

一分一軍承之余丁田無定數彼此相易無禁許其過割國初之設每百戶軍三屯七蓋以二人之耕以供一軍之用則鱗次各有定方大槩皆約束於總旗故所屬之戶田之肥瘠廣狹丁之多寡老弱無一不諳事所以易集而差所以易辨政所以覺其簡靜而易行後以屯役浩繁人皆夤緣應軍而棄田此屯之弊肇矣總旗又以陞陟為謀棄也入捐此屯之弊漸矣今則原額屯軍十止三四項補余丁十乃六七丁壯而力富者又為旗甲所隸以致差撥不均故逋亡相望戶口半減於昔此屯之弊極矣成法一變卒之病不可藥悲夫

賦夏秋徵糧三萬七千九百二十石四斗八升三合

八抄

按侍郎羅汝敬定夏稅每畝徵麥四升莞豆六升秋稅每畝徵粟米二升夏忠靖公謂邊

地恐難經久駁其疏汝敬復奏曰黃河自崑崙入中國數萬里為害於大梁獨利於寧夏每畝起科一斗二升猶為輕則迄今歷年既久地力漸微而又兼以宿水停滯土脉漬寒民乃困於徵輸逋轉內地屯田半荒嘉靖十一年巡撫都御史五華楊志學奏准麥二升莞豆二升皆改青菴豆抵之民困少舒老稚咸以為德昔吳越賦歛無藝兩浙罹害及宋除吳越二衢江漢臣為鎮海軍節度判官上十三州圖籍於有司以為一仍其舊是厲於民無已也遂沉其籍於河坐是攢棄終身後命王方贊更定其賦畝稅一斗民始聊生使非漢臣沉籍之功豈至是乎五華之德非私於夏人實社稷計恤僨事者相去何如

戶五千一百 口八千二十一

歲徵馬價銀每畝一釐該三百八十三兩二錢一分

一釐一毫七絲四忽

按原設無後增益之者

歲徵穀草每五畝一束該五萬一千一百六十束九

分三釐六毫七絲二忽

按原設無後增益之者

力役每歲春三月發軍丁脩治兩壩挑濬漢延唐渠

新渠良田等渠

每歲秋八月採湖灘秋青草四十五萬一千三百束

貯於場

公用田五十頃五畝歲用餘丁六十一名佈種徵糧五百五十石貯藥局以備官軍藥餌并各衙門紙筆燭炬之用

軍伍正額旗軍五千三百七名

今實在二千九百名

帶管旗軍

一千五百三十一名

今實在九百九十名

軍軍之政不得不嚴也微之阮或仰見國之初慎

重軍伍良可深信按或以園子生任兵科給事中

同母弟詛謫戍寧夏未及行乃卒遂以職代戍迄

太宗登極用薦者言始釋或戍所復其官今則机

軍伍猶敝屣故絕者清勾
避本伍狼狽而冒別伍之
而投奇或脫奇兵而投正遂遺本姓官轉吏去莫
究其然甚至更軍代役不由衛所而各兵司隊徑
自收補其籍冊又為姦吏納賄所匿消長出入任
其舞弄索之則藉口於正德五年之變燐燼之矣
又加以八年惜糧餉而豁伍告示一出稍有力者
競訛故以豁之弊由變生此軍伍之漸至於虛是
故守邊防塞日不足於分布巡撫都御史楊守禮
悉其弊案行坐營都指揮王濬督伍衛指揮李嵩
劉倫李綱孫賢朱泰根究之人始知畏旬
日之間赴院投首并該衛查出者千餘人

馬二千三百八十二匹

正奇

遊三兵騎操原無定額
但國之大事在戎戎之大政

在馬其追逐馳驟馬力居先馬有大小則力有強
弱弘治十年以前給茶馬外用大小二池鹽課延

寧輪招上馬一百二十引中馬一百引下馬八十
引下非駕馬兒札者是已寄養於衛所及管堡等
官騎乘不給草料遇各兵馬缺捱次勾補上中皆
強壯肥以今較之直可二三十緡鹽馬之外加
以銀易價亦十五兩以上自弘治十年因參將傅
釗奏止招馬行布政司開中每鹽一百引收銀一
十五兩輪送二鎮則馬之價猶未減十五兩也今
以十兩易一馬缺其任重致遠寧可得耶隨買隨
倒何尤於軍雖省於目前然騎不終歲則費於無
算矣正德十六年進士管律奏增十八兩該部准
增二兩行三年仍其舊嘉靖十五年太僕寺少卿
楚書奏增四兩咸寧侯仇鸞奏增五兩俱行一年
止之按周官有馬質則當時已買馬於民間故立
官以平其質其大要有三上焉者以供戎事之用
次焉者以供田獵之用下焉者以供冗雜之用又
以毛齒備書於簡冊有定色使不敢以駕易良有

定
虜
之
且
於
負
不
可
不
察

齒使不敢以老易壯在周且然况後世乎
虜之入寇跨一掉二防不進也我軍以一馬追之
且又小弱欲責其成功不亦難哉其死馬之價因
於償補接歲無已單容不振亦由於斯則於反裘

備禦西安左等衛兩班官軍四千一百九十九員名
每年春二月一班在邊一班回衛冬十月兩班俱
在嘉靖九年總制尚書王瓊奏准齊年交替每歲
三月初一日一班回衛一班在邊

冬操夏種倉餘一千一百一十一名

按開鎮之初未有是役天順間

因軍寡不支兵車乏駁乃以五衛及各堡丁多力
富者抽編為伍十月赴操以習車戰二月歸農歲
以為常正德六年暫許停操車戰遂廢嘉靖十一
年始復之柰軍餘皆寡是故應之者既以為困抽
之者亦以為難

公署

衛治

在南薰門內之西初東向嘉靖十六年經歷指揮苑隆改建南向規制頗壯於昔

經歷

司

衛堂

之東五千戶所

衛治

之內鎮撫監

南薰門

內之東在城驛

南

內東

遞運所

在河西寨其驛遞在河東者附見靈州誌

河西寨其驛遞在河東者附見靈州誌

漢僧綱司

在寧靜寺

內畜僧綱司

在報恩寺內

在寺內

道紀司

在清寧觀內

稅課局

在南閘門

內之寧夏倉

在報恩寺東銀庫附

預備倉

在寧夏倉南正統五年都御史金濂

奏設

左屯衛

建置沿革洪武初設為左護衛尋改為左屯衛分中
屯衛之軍以其半實之降寧夏左屯衛指揮使司
之印隸陝西都司

領五千戶所

印顆五

五十百戶所

印十顆五

衛鎮撫

印顆一

經歷司

印顆一

左倉

有官無印

領屯堡十四 蒋鼎堡

有倉

陳俊堡

瞿靖堡

林臯堡 邵綱堡

南路守備住劄於此有倉場

李俊堡

王

全堡 林武馬站堡

劉亮堡

魏信堡

張

政堡 唐鐸堡 許旺堡

王澄堡

有倉場

領烽堠五十三 寧朔墩 常勝墩 武定墩

打

磯外口墩 打磯裏口墩

小棗兒溝墩

鎮

北墩 威遠墩 菘菜溝墩

歸德外口墩

歸德中口墩 歸德裏口墩

大風外口墩

大風裏口墩

小風口墩

寧靖墩

西番口

墩 塔硶口墩

駕蘭口墩

盧清子墩

官

音湖墩 淮安墩

獨樹兒墩

新興墩 新

築墩 沙壘子墩 高渠稍墩

平湖墩

羅

哥渠墩 雷家崗墩

白灘墩

沙井墩

鎮

平墩 德勝墩

以上三十四墩
鎮城撥軍瞭望

汝箕外口墩

汝箕中墩

桃柴口墩

安定墩

大水口墩

小水口墩

暖泉兒墩

李家渠墩

窪灣墩

擒胡墩

以上一
湖堡撥軍瞭望
鎮夷墩

永興墩

寧

武墩

平虜墩

靖夷墩

黑灘墩

沙湖墩

尖塔兒墩

蔣達沙窩墩

以上九
墩威鎮
堡撥軍瞭望

官吏

官指揮使同知僉事十五員

衛鎮撫一員

經歷一員 千戶正副一十六員

百戶實授試

署五十二員 倉副使一員

吏 承發司吏一名

三房令史二名

六房典

吏六名 五所司吏五名 鎮撫司吏一名 經

歷司司吏一名 左倉攢典一名

教讀一名 耆老木鐸六名

田二千九百九十一頃四十一畝二分

開除見寧夏衛誌

賦夏秋徵糧三萬五千三百二十八石二斗五升九

合六勺

改抵見寧夏衛誌

戶五千一百一十一 口八千九百五十六

歲徵馬價銀二百八十八兩一錢六分七釐八毫

歲徵穀草五萬一千八百七十束二分一釐二毫
力役每歲春三月發軍丁脩治兩壩挑濬漢延唐渠
新渠良田等渠

每歲秋八月採湖灘秋青草三十四萬三千四百七
十二束

表田一頃五十畝徵糧一百二十石

公用田五頃五十畝徵糧四百四十石

貯藥局

樣田四頃八十五畝徵糧二十八石八斗

貯藥局

軍伍正額旗軍五千六百名

迄今實在三千一百八十二名 帶管旗

軍一千四百八十四名

迄今實在一千一百一十八名 招募士兵

六十二名

馬二千二百三十四

冬操夏種舍餘一千七名

公署

衛治

在城內東北隅
舊開王廟前

五千戶所

在衛治內
治西

鎮撫監

在衛治西

經歷司

在衛堂東

左倉

在衛倉南

前衛

建置沿革本朝洪武中設降寧夏前衛指揮使司之

印隸陝西都司

領五千戶所

印五
顆

五十百戶所

印五十
顆內後所
分置平虜城千戶

百戶印
皆隨之

衛鎮撫

印
顆

一經

印
顆

前司

印
無

官

一前倉

有官
印

領屯堡九

謝保堡

張亮堡

李綱堡

丁義

堡 周澄堡

平虜城

一所北
路守備駐劄威

於此有平虜城倉場

威

鎮堡

有倉場旗軍二百名守堡
官一員領之今隸平虜城

宋澄堡

黃沙

馬寨堡

領烽堠四十五

雙山北舊墩

雙山南舊墩

茶

泉墩

張通庄墩

平山墩

平夷墩

獨樹

兒墩

三其營墩

馬圈兒墩

正德七年巡撫
都御史馮清築

初沙堆高丈餘者百十聯絡虜騎潛匿撫牧之
人往往被擄自禁墩後一望無際虜不能潛

五塔兒墩

沙溝墩

三岔兒墩

羅家窪墩

在邵綱堡唐渠西南北兩岡相夾一溝虜伏溝
中俟堡孳畜出牧虜逾渠擄掠追逐常不及正

德七年都御史馮清築是墩於北岡上聯至山
腳孤兎皆見遂息其患

以上一十三墩鎮城撥

軍瞭望

赤木裏口墩

赤木中口墩

赤木新墩

紅井兒墩

新柳泉墩

紅山兒墩

舊柳泉

墩

以上七墩平卷
堡撥軍瞭望

懷遠墩

磨石北口墩

磨石

石中墩

上紅井兒墩

雙

山北岔墩

雙山

北新墩

永寧墩

雙山南新墩

威武墩

三塔兒墩

大衝子墩

沙溝墩

以上一十二
墩王泉撥軍

瞭望定安墩

臨武口墩

臨泉墩

鎮山墩

哈喇木墩

大沙溝墩

廟山墩

沙山兒墩

分水嶺墩

砦口墩

嵬寧墩

駱家莊墩

張六閘墩

以上一十三墩
大壩撥軍瞭望

官吏

官指揮使同知僉事一十四員

衛鎮撫缺

經歷一員

千戶正副二十二員

百戶實授試

署五十三員

所鎮撫二員

倉副使一員

吏承發司吏一名

三房令史二名

六房典

吏六名

四所司吏四名

鎮撫司吏一名

經

歷司司吏二名 前倉摺興二名

教讀二名 者老木鐸六名

田二千二百五十八頃九畝六分一釐四毫

寧夏屯田之為

人困者惟前右二衛居最臨河者崩於水逼山者壓於沙地去糧存徵求無已然天下之勢資外藩以障內宜發內帑以裕外可也今欲即其所產給其所用是使邊兵自食其力何以謂之素養固非善於邊計矣况又徵稅於無影之田人無以堪其苦是故逋亡相踵撥補相繼以致丁力漸薄軍伍漸消謂不有所由我亦可寒心也已巡撫都御史楊守禮悉究其弊委都指揮陳爵沿卽侵畝務按其實奏請除之人人雀躍而又未量司國計者何如

賦夏秋徵糧二萬五千三百一十一石二升七合

勺

以青茶豆抵斗悉如都御史楊志學所奏

户三千五百九十 口五千三百八十四

歲徵馬價銀二百七兩九錢七分三釐六毫八絲
歲徵穀草三萬四千八百九十六束七分六釐四毫
力役每歲春三月發軍丁脩治兩壩挑濬漢延壅築

新渠良田等渠

每歲秋八月採湖灘秋青草一十萬八千六百五十

束

表田一頃二十畝歲徵糧八十石

公用田四頃歲徵糧三百石

貯藥局

樣田四頃八十畝歲徵糧三十八石八斗

貯藥局

軍伍正額旗軍五千六百名

迄今實在二千八百一十二名

帶管旗

軍一千三百二十八名

迄今實在四百四十九名

招募士兵一

千二百六十八名

馬一千五十五匹

冬操夏種舍餘四百四十三石

公署

衛治

在城隍廟西

四千戶所

在衛治內

鎮撫監

在新倉西經歷

司

在衛堂東

前倉

在遊擊府東

右屯衛

建置沿革本朝洪武初設為石護衛尋改為右屯衛分中屯衛之軍以其半實之降寧夏右屯衛指揮使司之印隸陝西都司

領五千戶所

印五
顆

五十百戶所

印五
十顆

衛鎮撫

印一
顆

經歷司

印一
顆

右倉

有官
無印

領屯堡一十八

大霸堡

有倉場旗軍二百名把總官一員守堡官一員

靖夷堡

有官軍倉場

楊顯堡

有倉場

靖虜堡

威遠堡

平胡堡

嘉靖十一年秋良田渠薄鎮城

九月虜由赤木口入踰下焚燒廬舍及場圃積

聚之物飽利而歸十二年夏四月巡撫都御史

楊志學總兵官周尚文相度其地委指揮周唐

城

靖虜王鎧城威遠王

輓城平胡鼎足而勢聯絲迄今虜不敢窺人安耕牧矣雷福

堡 桂文堡

常信堡

洪廣堡

有倉場旗軍二百名把總

官一員守
堡官一員

高榮堡

姚福堡

鎮朔堡

旗軍二

百名把總官一員守
堡官一員

楊信堡

弘治十年巡撫都御史
張楨所築者為中種

軍餘十餘家所居春往冬返

正德八年并入英
庄為虜所陷九年都御史馮清檄南路守備雍

彬拓其地而築是城居百餘家以軍官領之
名仍其舊人無往返之勞獲安耕牧之業

鎮

北堡

北自平虜城南抵大礪沿山空曠三百餘
里虜入境視如無人之地鎮城迤西恒受

其患弘治十三年巡撫都御史王珣奏委指揮

鄭玘築之置步兵二百名守哨把總官一員凡

居人樵牧始有依附議者皆曰若使南北兩路

應援無失湏益兵千餘設守備領之尤為至計

惜兵不足付平羌堡

有倉場旗軍二百名把
總官一員守堡官一員
新

興堡

地當歸德汝箕諸口之衝虜入寇潛伏於此是故洪廣高榮二堡臨山之田不獲耕

種嘉靖十五年巡撫都御史張文魁總兵官王

效委都指揮呂仲良創築之者工甚堅壯二堡

臨山也種之人始享地利洪廣堡旗

軍內輪撥五十名守之每季一換

領烽堠四十一

石關兒墩

宿東裏口墩馬

房墩夏古墩

平地新立墩

盧花橋墩平

盧花二墩嘉靖十二年巡撫都御史楊志學築

乾渠兒墩高渠兒墩

拜寺口墩鎮北關墩

鎮靖墩嘉靖十七年巡撫都御史

水吉口墩黃峽外口墩

黃峽裏口墩

吳鎧

鎮北堡墩

甜水井墩

北沙城墩

平胡堡

墩

嘉靖十三年都御史楊志學築

滾鍾口墩

青羊溝墩

石

溝墩

平地高家閘墩

山口高家閘墩

山

嘴外口墩

山嘴裏口墩

金塔口中墩

金

塔裏口墩

鎮西墩

大方墩

板井墩

南

沙城墩

正德七年都御史馮清築

威遠墩

嘉靖十二年巡撫都御史楊志學築

張義湖墩

鄭家橋墩

靖虜堡墩

羊房橋

墩

以上三墩俱嘉靖十二年都御史楊志學築

陶榮堡墩

石灰窯

墩

黑埂墩

嘉靖十八年都御史吳鑑築

郭羊兒橋墩

嘉靖十二年都御史吳鑑築

楊志學築

嘉靖十七年都御史吳鑑築以上四墩俱隙荒以備

三岔渠墩

收欽人畜者

官吏

官指揮使同知僉事一十六員

衛鎮撫缺經

歷一員 千戶正副一十四員

百戶貢授試署

四十七員 倉副使一員

吏

承發司吏一名

三房令史二名 六房興

吏六名 五所司吏五名 銀撫司吏一名 經

歷司司吏一名 右倉攢典一名

教讀二名 耆老木鐸六名

田一千二百七十七頃四十畝四分九釐三毫

獎見前衛

田賦
誌

賦夏秋徵糧二萬一千八百石二斗九升六勺七抄
戶四千 口七千二百三

歲徵馬價銀二百八十一兩三錢四分二釐五毫四

絲一忽

歲徵穀草三萬六百四十束六分六釐九毫五絲六

忽

力役每歲春三月發軍丁脩治兩壩排濬漢延麋

新渠良田等渠

每歲秋八月採湖灘秋青草三十五萬一千八百五

十束

表田一項歲徵糧八石

公用田四頃歲徵糧三百二石

様田四頃八十五畝每畝納銀九分三釐一毫共銀

四十五兩一錢五分三釐五毫

供文廟等處祭祀之用

軍伍正額旗軍

帶管旗軍

招募士兵一千二百六十八名

馬八百九十二匹

冬操夏種舍餘四百九十九名

公署

衛治

在新禁樓東

五千戶所

在衛治之內

鎮撫監

在衛治西

經歷

司

在衛堂東

右倉

在左倉北

中屯衛

建置沿革
洪武初置中護衛扈從廩卒正統九年增置廣武營都御史金濂奏謫旗軍五百名守之正德五年宗藩賓餚作變 詔以廩卒委身從叛革中護衛為中屯衛改降寧夏中屯衛指揮使司之

印隸陝西都司

領五千戶所

印五顆

五十百戶所

印四十九顆

內一顆

隨慶王府衛

衛

鎮撫印

一顆

經歷司

印一顆

新倉

有官印

領屯堡五

虞祥堡

漢伯渠堡

金積堡

中

營堡

鎮河堡

每冬黃河水結套虜乘夜長驅直抵求通橋俟侵晨人畜出城

潛掠而還以致農廢恒業力雖勤而糞實少車不能行故也常分兵按伏高臺寺虜終不為忌乃議築堡以備之而又屢作屢止迄嘉靖十五年有晏海湖之失十七年都御史吳鎮始委都

指揮呂仲良城
之人以為便

領烽堠七

大溝墩

紅井墩

北石溝墩 井

溝墩

南石槽墩

北城墩

苦興條溝墩

官吏

官指揮同知僉事五員

千戶正副一十四員

百戶實授試署三十七員

衛鎮撫缺

所鎮撫二

員經歷一員

倉副使一員

吏承發司吏一名

三房令史二名

六房典

吏六名 五所司吏五名

鎮撫司吏一名

經

歷司同吏二名

新倉撥典一名

教讀二名 耆老木鐸六名

田原額一千九百三十一頃一十四畝二分六釐

今承

種

正軍實在三百五十四名撥補頂種餘丁一千四百五十五名佃種餘丁一千五百九十二名達

民五十四名達軍三十六名

賦夏秋徵糧二萬二千四百七十六石二斗四升四合六勺七撮

戶三千五百五十七 口五千八百五十三

歲徵馬價銀一百八十二兩五錢九釐七毫四絲

歲徵穀草二萬五千五百二十四束五分八釐九毫

二絲

力役每歲春三月發軍丁挑濬新渠

每歲春秋八月採湖灘秋青草撒於寧左等衛湖灘

軍伍原額旗軍五千四百八十八名

今實在二千一百三十九名內

奉例撥豐林壽陽王府共五十名廣武營操備六百二十五名

馬除摘調廣武者有在衛無自改衛始添馬軍亦無定數

冬操夏種倉餘一百五十名

公署

衛治

在南薰門之東

五千石所

在衛治之內

鎮撫監

在衛治之西

經

歷司

在衛堂之東

新倉

在城隍廟後

按寧夏扞禦北虜屏蔽中原兵力悉出之五衛
惟兵強則敵不侮猶地險則人不踰弘治以前
虜之部落控弦而盜鈔者少則五六千多則一
二萬尚以為劇今動以十數萬稱虜則由少而

漸多矣五衛兵成化以前尚有三萬三千有奇猶懼不給今僅一萬四千三百餘耳減昔之半兵則由多而漸少矣至於屯田之役始則正賦之外惟挑渠採草旣而增地畝銀已而增穀草今又力役之征蝦興毛起取於民者由簡而漸繁矣逋轉以求生固其情也孰肯坐受其斃是故原州平虜諸所白馬諸城應募而入籍者寧夏之人十則八九地以數易而耕畜以曠衍而

牧人費石餘之粟足以辦終歲之差故十數姓
而朋一軍之戶且有增無減內則實而外則虛
矣雖多方以招致峻法以勾攝勢自不能復焉
使田遺賦欠撥丁陪補為內地而驅傭夫者實
又夏之屯也古者或募民徙塞下或從民實塞
下皆藉乎內以充乎外茲欲不出其地而募之
人將避屯役之重而資廩餼之供苟實其兵則
屯必廢矣姑實其屯則兵仍虛矣是猶以三尺

之衾蔽五尺之軀覆其首必露其足覆其足必
露其首勢豈能兩得哉夫謀事貴先防患貴預
況燃眉之患已伏於因循之中轉移之機不亟
為之則臨渴掘井恐無以濟其急丘文莊嘗曰
夷狄不用中國人其為害不深而其所以深為
中國害者用中國之人也嗚呼各邊被掠之人
而為虜用者今豈少哉是故為備愈艱於昔不
可以不慎也 嘉靖十七年巡撫都御史南澗

楊公守禮乃上疏曰題為清理軍伍以實邊備
事臣行據寧夏署坐營領軍都指揮僉事王濬
呈開本鎮寧夏等衛所原額官軍五萬六千一
百五十九員名實有二萬五千六百二十一員
名事故等項三萬五百三十八員名及據偑禁
領班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袁清呈開查
過陝西西安左等衛所原額寧夏本班偑禦官
軍五千五百七十四員名已到邊四千四百五

十二員名事故等項一千一百二十五員名各
數目到臣竊惟邊事莫先於兵兵政莫貴於實
查得本鎮寧夏等衛所官軍先年地方寧息行
伍充實自弘治年來屢因大虜犯邊加以天疫
流行漸次逃亡戶絕數多計原額今皆不及其
半鎮城除步守并備禦官軍分撥兩班守墩哨
小守門等項差用外止有正奇遊三兵人馬將
及九千東調西禦猶不能周河東花馬池一帶

并中西二路城堡數多各該官軍除分散在邊
擺守墩鋪等項差角外其餘亦皆數少每遇虜
賊侵犯兵力單弱往往失事臣查得近年該前
總制尚書王瓊因套虜侵入腹裏當時未築有
新邊奏議於固原環慶地方紅古白馬海刺都
乾鹽池打刺赤平虜鎮戎下馬房甜水等城堡
召軍立所寧夏之人一聞召募遺棄軍伍攜帶
戶丁前去各堡拔當軍役蓋因寧夏與虜為隣

守哨防衛日日不暇差役浩繁歲歲告累紅古等城堡俱在腹裏又無防守差撥之勞且地方廣闊耕牧甚便所以各役避重投輕棄邊就裏當時召軍之人止知得軍為羨豈知空邊可憂臣聞古人徙民以實塞下者有所見也數年以來寧夏衛所官員往往申稱各所缺軍戶丁俱投股裏當輩日漸消耗臣每每行查況不係臣所轄地方而各城堡官軍通不查解一人差人

守取往往聚衆打奪將來倣倣成風寧夏之軍
日漸散亡萬一失守雖腹裏數十萬之兵亦將
如之何哉及照陝西備禦班軍先年及期赴邊
地方賴以保障今則到邊之卒十則六七徒擁
備禦虛名全無戰守實用是豈國家徵兵戍
邊之意臣訪得前項官軍好逸惡勞畏難憚險
賄囑衛所官吏家道殷實者則雇人代當戶族
蕃衍者則輸丁赴役雖有正身半係貧難老弱

之輩但因連歲戍邊寒苦人愈畏懼不來雖有各道守巡兵備及都司府州縣衛所等官臣與之激揚不與畧無干涉文移之行視如故紙能知邊方為重者不多見也臣又查得舊例領班都指揮每遇下班徧歷所屬衛所捉捕逃軍比較馬匹什物等件臨時上班公同都司掌印等官點驗齊備坐委本司僉書佐貳官一員管押赴邊交割今皆廢格不行以致軍政法例大壞

臣除將本鎮寧夏衛所原額軍內逃故缺伍者
備行署坐營都指揮王濬督屬清查明白造冊
通行各該原籍官司清解補伍外伏望皇上
軫念極邊重鎮戰守缺人乞勅該部備行陝
西撫按衙門嚴督都司掌印及布按二司清軍
守巡兵備并各府州縣衛所等官一面將腹裏
固原環慶地方紅古白馬海刺都乾盜池打刺
赤平虜鎮戎下馬房甜水等城堡新募軍士遂

一清查但係寧夏之人并將戶丁盡數掣歸寧
夏補伍少助原額仍一面將西安左等衛所備
禦脫班事故官軍一千二百二十二員名照例
於各衛所城操軍內精選撥補完足星馳解發
臣處查發各該城堡備禦以後之年班軍務要
公同領班都指揮逐一嚴加簡閱除精壯正身
照舊留役外其餘但有老弱不堪應役及雇覓
不係正身者盡行斥逐先儘本戶壯丁無壯丁

者亦照前例於城操軍內精選撥補齊足候該班之期都司坐委佐貳官員押解赴邊操備若再不行加謹日廢一日其各該守巡兵備都司府衛等官亦聽臣指實叅究如此庶法令大行人心知畏而軍伍不致缺乏矣緣係清理軍伍以實邊備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謹題請旨 按是疏曰寧夏之軍日漸散亡萬一失守雖腹裏數十萬之兵亦將如之何哉此實對病

之藥誠朱子所謂大承氣湯也必湏司本兵者
無顧慮督軍務者無偏愛斯可行焉苟行矣則
長治久安之福豈特邊鎮之幸哉實
杜稷
幸也

南路邵剛堡

北至寧夏七十里南至廣武營分水嶺界六十里

建置沿革本國初左屯衛居屯種軍餘者領之以千
百戶北虜數犯寧化李俊諸堡正德五年總制右
都御史楊一清奏設守備輜輶五衛有馬官軍五

百員名駐劄大壩為寧夏南路守備雍彬以邵綱
視大壩為適中防禦實便故駐劄焉城因其舊東
門一上建振武樓領玉泉營自鎮城迤南屯堡皆
屬之

公署

守備衙

在振武門內大街北

官廳

在守備宅東

倉

在守備宅西

草場

城在

內西
南角

官

守備一員 管堡官一員

軍馬

軍五百名 馬五百匹

領玉泉營

旗軍二百名
把總官一員

邊防西關門

西關門者北自赤木口南抵大壩堡八十餘里嘉靖十年僉事齊之鸞建議於

總制尚書王瓊奏役屯丁萬人費內帑萬金而益

之塹者初聞是議父老以為不可將士以為不可

制府亦以為不可之鸞力主已議堅不可回踰六

旬而成之成未月餘風揚沙塞數日悉平仍責令

楊顯平定邵鄉王泉四堡時加挑撥然隨挑唆於

人不堪其困苦巡撫都御史楊志學奏棄之四堡

始綏今於之

赤木口關

嘉靖十九年都御史

楊公守禮總兵官任公

傑

修築之者僉事孟霏

為之記曰寧夏鎮西北

據賀蘭山東南據黃河屯

大兵以禦胡虜山之北之西河之東皆虜窟也河

惟堅冰可徑度他時險猶足恃山迴斜四百餘里

崗岑嶮崿為鎮之壁其谿逕可馳入者五十餘處

而赤木口尤易入昔人偏覆山谿築關削崖以絕

其道立整臺布戍卒以守之惟赤木口為弗固以

固之難也歲久關險漸壞谿逕俱通虜乃大肆侵

掠來不及備去不可襲非獨兵弱之故也嘉靖丙

申大司馬劉公總督三邊軍務深以寧夏失險為

憂乃著安夏錄示前巡撫吳公二載漸復其舊其

不能修者赤木關也蓋山勢到此散緩谿口可容

百馬其南低峯仄徑通虜窟者不可勝塞山麓有

古墻可蹴而傾也蓋山多沙礫而少壤土且無泉

井故難為力司馬公見其難經畫其畧上疏以請資費命下戶部發四萬金已亥冬巡撫中丞楊公至謁司馬公論及其事而受其託乃於庚子春首北觀平虜城脩山麓而西抵赤木口惟時總戎任公與俱焉乃登高四顧久之中丞公曰山勢散緩而多谿工難預定惟令率者自度宜築則築宜削則削庶幾可為又曰關非水土不塞夫役非水不能居也乃令人偏剖諸崖谷忽得壤土數處喜相顧曰殆天設成邪又令鑿泉不得曰金塔蓋曾見四泉相去二十里作水車百輛可運之又見山多圓石如斗曰此可作砌且省斧劙之力歸令都指揮呂仲良督軍夫四千往役咸知其言又令遊擊將軍傅君統千軍以防之以所請金令經歷胥仁易糧以餉之必責其羨摺又頗市牛酒從勞之單夫每自奮云關口石砌長一十八丈高二丈三尺女牆高七尺下闊三丈上闊一丈八尺其北斬

山長五百九十七丈其南斬山長七十六丈又南
石基土築牆長四十八丈八尺高二丈文牆高五
尺下濶三丈四尺上濶一丈七尺又南石基土築
牆長一千三百八十五丈四尺高二丈文牆高五
尺下濶二丈二尺上濶一丈二尺又南斬山長六
百七十九丈高二丈文牆高四尺比他闢為最固
焉五月一日赴役八月日工畢共費金兩
霸時在鎮督理糧儲掌同副總戎陶君徃來從事
乃命霸紀之按赤木實夏鎮喫緊之關謀及百
年成於一旦僉巡鎮弗協委任匪人雖財豐力贍
亦豈能之繼今而往閏視修葺之慎不無望於來
者觀是記則難易急緩宜加猛省否則豈違圉之
乎福也

宦蹟

雍彬

中衛指揮正德年設守備始此

楊賢

寧夏前草夏

吳吉

陝西西安前衛指

揮王効

榆林衛指揮

劉威

寧夏前衛指揮嘉靖九年

陳爵

寧夏前衛指揮嘉靖九年

安衛指

總制

尚書王瓊奏革之

常綱

中衛指揮史張文魁奏

嘉靖十四年巡撫都

自赤木等口入抵羅家窪則寧化

李俊諸堡數受

剽掠

之虞自設有官兵之後南應

以玉泉營北應

以平羌堡有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擊背則首尾皆

擊背則首尾皆

不振威不振則

自邵綱抵平虜

兵不齊

守備之官是故宜復之也

自邵綱抵平虜

不齊守備之官是故宜復之也

自邵綱抵平虜

不齊守備之官是故宜復之也

自邵綱抵平虜

又三百餘里

中間雖有鎮北鎮湖

二百更番守哨實無出戰之兵求

迤西一帶得享

步軍

耕牧之利

豈啻平虜改將增兵而

中之處尤宜設守備

一員添兵馬一千庶幾免首

已視鎮北堡適

耕牧之利

豈啻平虜改將增兵而

尾不顧之惜其特
與力不能舉奈何

北路平虜城

南至寧夏一百二十里北至鎮
遠關九十里東至黃河一十五

里西至賀蘭山六十里

建置沿革自古無城永樂初始建置軍馬哨備景泰
六年奏撥前衛後千戶所十百戶軍餘居之弘治
六年居人繁庶展築新城週迴共三里東西倍於
南北高三丈五尺池深一丈濶倍之正德五年總
制右都御史楊一清奏設守備為寧夏北路領威

石室東藏卷一
七
鎮堡自鎮城迤北屯堡皆屬之

形勝 賀蘭背於西北黃河面於東南

巡撫都御史
楊守禮晚入

平虜城詩黃風吹遠塞暝色下荒城門掩鍾初度
人謡鷄亂鳴胡笳始在耳軍餉倍關情惆悵渾無

寐隔簾
山月明

後千戶所

前衛後千戶所
管單印一顆

百戶所

十百戶
申下頸

平虜倉

一條記

官

一顆

守備一員 正副千戶二員 百戶一十員 倉

副使一員

吏

司吏一名 倉攢典一名

公署

守備衙

在新城北舊城中

官廳

在舊城中舊城中

千戶所

在舊城東舊城南

平虜倉

在舊城南舊城南

草塲

在新城西北

鼓樓

在城中城中

祠廟

城隍廟

在舊城中舊城中

兵車廠

在舊城中舊城中

真武堂

正統間王者大舉攻

虜有號

平虜城城將破俄墳虜潰解後數日人自虜中來
婦者詳問其潰解之故備言當時惡風旋轉遂見

一大人身穿皂衣披髮仗劍擁衆自南而來虜懼
自潰而退人以為真武神也乃建堂祀之年久祀

壠正德中千戶胥
政捐俸資重修

領烽堠一十三 鎮寧墩 柳門兒墩 瓦窯墩

雙谷堆墩

望遠墩

寧朔墩

以上六墩俱寧夏衛撥人守瞭

打

磧外口墩

打磧裏口墩

華菜溝墩

歸德裏

口墩

歸德中墩

歸德外口墩

棗兒溝墩

以上

七墩俱左衛
撥人瞭望

邊防北關門

嘉靖九年僉事齊之鸞建議於總制尚書王瓊東自黃河西抵賀蘭築牆以遮

平虜城者初奏起自賀蘭王圮口北去平虜城四十餘里

浩費繁役不能舉政就今築

之地為城為墾視其地勢所宜但迤西一段土脉

崎嶇連歲平虜軍餘財力為幫修所困議者咸謂

此牆可以有可以無大抵非邊防喫緊之謀故爾

之鸞有朔方天塹北關門記記曰夏鎮北境自河

東黃沙之長城百里燧臺十八堠廢木能守於是

河西鎮遠關為長物黑山營遂棄而威鎮堡遷矣

比虜取徑於賀蘭伸右臂於莊浪西海勢有所必

至也或言於朝曰不早圖之將延入心腹夏其

能久宜復河東城燧河西營堡固守之耳事下總

制軍務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公

瓊議以

聞公乃簡車徒盛軍實自靈武渡河入

夏宿留平虜威鎮之間跋履駐望召宿宦老卒兼

詢之既得其故乃進副使牛君天麟與之鸞詔之
日所謂河東西之城燧營堡遺墟故在也何名為
復但未有必守之策耳夫內勢有所不及則外地
孤懸彼豈力有餘而甘蹈蹙國之罪哉如可復也
亦可失也因上議請於唐朔方軍故址北數里為
深溝高壘東屬之黃河西屬之賀蘭從邊堡之無
屯種者近之以助守望則虜自不能入矣虜不我
窺然後蓄力俟時以修治其外拓寸則吾之寸拓
尺則吾之尺也有詔鎮巡官舉行時嘉靖庚寅
十二月也會鎮巡官俱以事去任公屬之鸞料理
役事越辛卯春正月新任巡撫右僉都御史胡公
東臯自蜀至總兵官征西將軍周公尚文自酒泉
至翕然事事惟謹三月之望之駕以巡按御史朱
公觀薦陟按察副使夏之邊工專責成焉因偕前
副總兵江桓遵公所部分圖說率夏正奇兵并陝
防秋兵合六千五百有奇就役胡公周公復會萃

以來協相度以弦徑近通水渠以便炊沐鳩工集
材百用咸備而周公因留督諸軍役所薄食露宿
與丁夫共其苦者五決月至秋七月工告成由沙
湖西至賀蘭山之棗兒溝凡三十五里皆內築壘
高厚各二丈外濠塹深廣各一丈五尺有奇牆有
堞可蔽有空可下視以犧射為關門二東曰平虜
中曰鎮北其上皆為堂若干楹其下各增城三面
為二堡周遭里百二十餘步徙舊威鎮并鎮北堡
軍實之又徙內堡卑之無屯種者於西偏隈為臨
山堡城視平虜鎮北稍殺而營舍工費皆給於官
為敵臺四皆置廬舍三間燧臺八各設戍二十人
給以弓矢鎗砲矛盾之器沙湖東至黃河凡五十里
水漲則澤竭則濡虜可竊出皆為墻高厚一丈五
尺塹深廣一丈以旁室其間道於是寧夏河山如
故而阨塞之險一新矣公來閱視會鎮守左監丞
劉公王今副總兵苗君鑾皆至與落成焉公謂之

驚直紀歲月乃僭作朔方元
塹北關門記副使齊之驚撰

宦蹟

楊英

都指揮正德五年設守備始此

史經

寧夏右屯衛指揮

劉恩

寧夏右屯衛指揮

羅賢

寧夏前衛指揮

孫吉

寧夏右屯衛指揮

嘉靖九年總制尚書

王瓊奏革之

呂仲良

寧夏右屯衛指揮

嘉靖十四年巡

始楊時

寧夏左屯衛指揮

韓欽

寧夏衛指揮

按平寧成屏蔽鎮城迤北一面北當鎮遠打燈諸
關口之衝東當套虜浮河之擾西南當汝箕大風
小風歸德鎮北宿嵬黃峽諸口之警其步卒守城
守數差古外馬軍不足三百五十名糧草額減三

之一矣諸虜出沒不時實難戰守以致巡撫都御
史張文魁奏改後所為平虜守禦千戶所設參將
一員增置兵馬以敷防禦且為復黑山營之漸尚
未議復十九年巡撫都御史楊守禮會同總兵官
任傑又議復邊鎮以固地方邊人歡躍待命疏
曰臣會同鎮守總兵官都督僉事任傑親歷各邊
閭視得寧夏迤北舊有鎮遠關之東為黃河關
之西賀蘭山盡頭山水相交最為要地以故設關
防守誠擗古之見也關之南五里舊有黑山營設
有守軍備禦黑山營之南七十里設平虜城關之
西沿山四十里有打確口乃賊出入要地有險可
守先年修築三關設立墩臺防哨東西聯屬遠邇
觀望烽火嚴明城亦難入至弘治以前多因極邊
地方供餉不便軍多逃散兵力寡弱遂行廢棄黑
山止有空營鎮遠雖稱有墩有軍相離平虜城百
里之遠孤危難守有名無實而已打確口一帶尚

有十數墩有軍守哨惟京禁三關盡行毀壞且各山之水俱從此出以致衝壘見有形迹可考傍有乾關東兒溝桃坡等數口正德年間大賊奔入或從打磧口入或河東渡河而過無人防守任其牧放隨意搶擄平虜城雖設有守備官一員馬步官軍不上五百余名除守城守墩差占外馬軍不上三百五十名山後河東之賊不時出沒實難戰守所以先年守備官多無二年充軍者數人以故議會平虜城北十里許脩築長城一道東西約五十里西抵賀蘭山東抵沙湖各設墩臺撥軍哨望又於牆之裏西北盡頭設臨山堡每年撥軍防守居人借此墩牆稍敢樵牧人亦稱便雖棄鎮遠關黑山營打磧口之地誠出不得已之情臣詳議得前棄地方俱係我國家舊基致為犬羊南牧之地臣欲一併舉行恢復但工力浩大兵馬不足廢棄五十年之餘一旦豈能成事必須以次漸復庶得

全羨其新脩邊牆已經十年間有塌之處量為脩築重關設險亦不為過又查得臨山堡極北之地盡頭山腳之下東有邊牆相離平虜城五十餘里地土沙漠一草不生堡中軍人不上二十餘名每年發軍一百名防守俱在平虜城支糧各軍因苦哭告每稱不便會議間又為脩省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開寧夏平虜城地方東當河套西拒賀蘭北禦沙漠三百受敵原設守備官員統領見在官軍五百餘名委似不敷防禦查得先該巡撫都御史張文魁奏要改設參將增益兵馬及將該城寧夏前衛後千戶所改作平虜守禦千戶所以為復置山官之漸未經查報其賀蘭山三十七山口近日雖各損壞然遺址尚存若得漸次脩築使通賊路少則於邊防益易合行寧夏撫鎮等官會議具奏施行備咨到臣卷查嘉靖十七年八月內該前任都御史吳鑑具奏動支銀兩將汝

箕大風小風

縣德旗北宿嵬黃峽等口陸續脩完

又經奏

請發鐵四萬兩專一脩理

開口不許別

項支用在庫臣講查各關口有板水衝堦者責令
守備官韓欽帶領官軍相機補脩完固俱堪保障

惟赤木口溝岔甚多工程浩大久未脩某臣於五
月初二日會委遊擊將軍傅鍾架梁都司呂仲良

領軍脩理運水運米南山築牆漸有次第及查平

虜城原係寧夏前衛後所地方後所官員印信舊
在平虜城居住若改作平虜守備千戶所止是改

名軍數仍舊見今軍數不多召選不出參將之設
候有軍之日另行具奏臣備行寧夏管糧兼理營

法兵備道僉事孟霸會議續據該道呈稱會行坐

營官都指揮呂仲良親詣打確等口踏勘得本口
舊設石砌關墻三道頭關一道長二十八丈五尺

二關

一道長三十一丈各底闊元丈頂闊一丈八

尺高二丈文牆五尺梁山墩一座連接乾關一道

半
外
十二丈
砌
桃坡口
一道各長九丈五尺
四大五尺
夫五尺
十八丈八尺及勘得新邊
一座鋪樓敵臺內多損壞
里通前共計二十一里零五十八丈八尺俱應用
砌應用做工軍夫三千名大約每日做工五里三分
分計算做工四十日可完每名照依節年脩邊事
例日支口糧二升鹽菜銀一分共該口糧二千四
百石
百石
千名每名日支口糧一升五合該糧一千二百石

并應用斬山鐵鎗銳鏈器共等件用銀一百二十
兩共該用糧三千六百石每石時值價銀六錢共
銀二千一百六十兩通前益菜銀共計三千四百
六十兩前項官軍於三兵及附近城堡差撥糧先
於臨近鎮湖平虜等倉收貯主兵數內發給銀於
寧夏庫見財脩邊銀內動支委官給散其臨山堡
設在新邊西北盡頭山腳之下地土沙漠草莽不
生人難居住在彼防守坐廢錢糧無益於事令將
本堡周圍城牆改為月牆中築高墩一座撥人瞭
望似以為便益呈乞照詳一節為照前項關隘以次
脩完惟鎮遠關黑山營工程浩大兵馬不足恐難
並舉除候兵食充足虜賊遠遁另行奏請脩復
外其打磴口三關并棗兒溝等口及新邊圮壞處
所候脩赤木口關墻工完之日悉照各官所議相
應脩築且所費不多恢復有漸其臨山堡委的地
土沙漠草茅不生人難防守坐廢錢糧名雖為堡

其實無益似應改革墩臺機軍守備委於邊備有
益人情稱便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極邊重地
勅下兵部再加詳議明白行臣等會委官員置造
器具差撥官軍脩築關牆臨山堡 改設墩臺務期
完固以圖永久事完通將用過
錄兩并脩過工程造冊 奏繳

按邊防大計誠非一人智力之所能盡創於始
者未必無遺謀於後繼於今者奚可不通塞於
時况人徒建新績罔致遠圖而益難於為禦代
使平虜地方不鑒是疏取加之意則敝漸深而
患彌重踰十數年之後吾恐無足不能給之矣

是故備載是疏以告志在謀國之君子云